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二十一

東莞 陳 建 輯

聖湖 高汝栻 叅

高鳳翥 校

李文達于 肅敏丘文 莊皆陳車 戰之利倣 前代名將 用車制勝 者不獨一 衛青如馬 隆平涼州 未超石却 魏君韋獻 走楊大眼 唐哥舒翰 馬燧宋魏

壬申景泰三年春北虜也先遣使來通好固邀我使往報居言路者以為虜懷窺伺之心宜絕之勿往報使執政柄者以為苟不往報恐開邊釁侍講劉定之言宜遣使羈縻之使我得以益修內治朝廷從言官之議詔絕之而令廷臣共議備邊良策兵部侍郎李賢上言虜所以敢輕中國者恃其弓馬之強而已臣觀今日之拒馬木止能拒馬不能避箭挨牌只能避箭不能拒馬今

勝皆嘗用之勝敵

全在用得其法

中國長策惟有所謂戰車。若衛青之武剛車，可以禦之。而又有取勝之道，則火鎗是也。論中國之長技，無出于此。若用得其法，虜弗能當也。臣觀車制，四圍箱板內藏其人，下留銃眼，上開小窗，長一丈五尺，高六尺五寸，前後左右橫排鎗頭，每車前後占地五步。若用車一千輛，一面二百五十輛，約長四里，欲行則行，欲止則止，謂之有脚之城。內藏軍馬糧草輜重，以此禦敵，使馬不得衝陣，箭不得傷人。彼若近前，火炮齊發，奇兵繼出。彼若遠遁，我勢益張。我威益振，備邊長策莫善于此。○詔各處見任官員有才行，政事優長，儒在下僚，及有文學才行，

堪授職任之士，隱于民間，及官員能職，委無贓犯重情，而才學可用者，並聽在京四品以上，在外巡撫巡按方面，并府州縣正官舉薦赴京考用。所舉之人，後犯贓罪，連坐舉主。○以右僉都御史李秉參贊宣府軍務總督邊儲，秉抵任請銀三萬兩，買牛給貧乏，軍民樂業。邊餉克足，時北虜以剽掠男婦易糧米，朝議每大口米一石，小口米五斗，虜不從。秉曰：是重物而輕人也。每口與米一石，總兵官以為礙例。秉曰：何忍使吾赤子為夷人耶？專擅之咎，吾任之。悉如數與之。後聞帝以秉為能，四月命都督同知孫安鎮守獨石馬營等處，以都給事

為民任咎非實心救世者不能

且耕且守  
古人如漢  
趙充國諸  
葛亮晉羊  
祜皆行之  
便邊莫善

中葉盛為山西右叅政協贊軍務先是獨石馬營等八城遇虜失守殘毀未復議者欲棄之于謙曰棄之則不但宣府懷來難守京師不免動搖乃薦安授以方畧又命盛贊其軍務盛至列其利害為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兵度龍門關且戰且守八城完復如舊盛請官銀五千兩買牛千餘頭摘戍卒不任戰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除器勞功恤貧諸費皆于是乎取給盛在獨石五年邊人賴之○學士商輅上言邊外田地極廣因在京功臣等官各處鎮守總兵叅將并諸指揮等官將附近膏腴田地占作莊田以次空閑田

于此省國  
冢轉輸之  
費不知多  
少

地占為已業軍士無可耕之地今日守邊之要莫善與復屯田之制若舍屯種之外而欲邊城克實雖領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亦難繼矣事下該司議行

易儲草詔  
由陳循筆

五月初二詔立皇子見濟為皇太子生母杭氏為皇后廢皇后汪氏居別宮改封上皇太子皇太子為沂王次子見清為樂王見淳為許王命廷臣俱兼宮僚先是帝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與太監王誠舒良謀先啖閣下諸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一百兩陳循輩惟知感惠遂以太子為可易時廣西思明府知府黃瑠庶兄黃玘以捍禦功累官廣西都指揮使玘欲奪嫡陰謀使

下路上上  
亦路下有  
上下交征  
之意

南城之鑑  
已昧子威  
之節易儲  
之舉益滋  
終臂之謀  
王直猶知  
愧死陳循

竟自草詔  
君子不能  
無議矣  
名位之歷  
二至于此  
王直扣案  
而嘆良心  
不死

此與魏徵  
試問之對  
相似

人殺珮巡撫廣西刑部侍郎李棠總兵都督僉事武毅  
發玠情罪致獄當死玠知 帝意欲易儲無人先發乃  
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然後上疏請易太子 上大喜  
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禮部會多官議陳循草詔已  
與衆將覆奏署名王直于謙相顧有難色循持筆作半  
跪大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苟直以為不可者勿  
署名毋得首尾持兩端給事中李侃對衆灑泣都給事  
中林聰御史朱英陳不可不聽奏上憲廟出出就沂邸  
而見濟立于是陞賞太濫有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  
之謠王直 所賜元寶扣案頓足歎曰此何等大事乃

出一鬻夷耶吾輩愧死矣累疏求退然侃陞詹事府丞  
聰陞右春坊司直皆不辭也玠以大赦原免復職尋陞  
都督毅降黜棠致仕及 上皇復位玠飲藥死斲棺鞭  
屍于政等皆伏誅。上既冊懷愍為太子尚書楊翥以  
潛邸舊人自吳入賀僉事陳祚一見語之曰異哉公之  
此行吾謂公當諫也奚賀為翥無以應。初 上欲易  
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  
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 上為之默然。命侍郎李  
負姚夔副都御史洪英等分詣兩直隸及十三省考察  
廉官之不職者

人與其言俱不朽

梁璠一作梁寶

洪英儒雅君子往浙江考察為黜者妄疏朝廷不察竟令致仕及觀冥行妄作者飽載而還反無是非之辨不知此又何也考察庶官在命使而所以考察命使在朝廷公道不明如此

苗寇稍寧召總兵官保定伯梁瑤提督右都御史王來回京○命左都御史王翱總督兩廣軍務事時廣東西寇賊擾攘兩鎮將官互相觀望不即討捕故命翱總督十一月己未朔日有食之命太子太保左都御史王文入內閣參預機務尋改文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癸酉景泰四年春正月北虜也先弒其主脫脫不花併其部落遣使入貢自稱大元田盛大可汗朝廷欲答詔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羣臣議之禮部郎中章綸言可

何文淵守溫廉靜寡欲一郡大治今科道交章豈靡不有初耶

從信錄云做人做官後半截要緊

翱在吏部銓注抑奔蒞杜請託

汗乃夷狄極尊之號今以稱則非儀或止稱太師又恐虜酋慚忿犯我邊陲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為瓦剌王庶幾得體從之○吏部尚書何文淵罷時科道交章劾文淵貪縱姦邪乞治其罪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以王翱為吏部尚書時尚書缺上命舉可稱任者練剛率御史上言左都御史王翱嚴公峭直右副都御史年富標履端方大理寺卿薛瑄持正不回此三人擇而用之上命召翱為吏部尚書○增定各鄉試取士額類累朝以來漸增取士額至正統三年及景泰

鄭林進軒  
轅破蚩尤  
陣法

元年開科皆不拘額數至是以天下人才彌盛始加增  
定焉順天應天及各省增額有差○改各處鎮守侍郎  
為巡撫都御史時議以鎮守侍郎為巡按御史不相統  
屬難于行事又文移往來亦多窒礙故也○命兵科給  
事中鄭林操練團營軍士林既受命遂以軒轅破蚩尤  
之陣教閱軍伍具疏繪圖以進曰臣通考古今陣法莫  
有過于軒轅皇帝破蚩尤之陣夫古之蚩尤即今之胡  
虜也黃帝按井田作陣法即所謂常山之蛇擊首則尾  
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俱應者也古之名將知此  
法者惟太公望孫武子韓信諸葛孔明李靖諸人而已

吳起以下莫能知之其名曰天地風雲龍虎鳥蛇八陣  
者則諸葛孔明也一大陣之中固有八陣而小八陣之  
中各有八陣大陣則法伏羲八卦小陣文王六十四卦  
所謂陣間乎陣隊間乎隊者也若夫造遁甲有九星開  
八門用三奇者則又黃帝命風后為之也蓋聖人以神  
道設教以神其術使人莫知其所以然也大將居于玄  
武之位而北嶽則常山蛇也故曰常山蛇陣

林浙江常山人時居兵科見團營軍無統制每出征  
人馬多雜踏致死劫其操練不如法當國者遂專以  
事委之林乃用此陣教閱  
隊伍始整其法至今不廢

命太監阮安治張秋決河道卒

祖宗盛時  
丙臣不豫

政正統後  
司禮監用  
事而後賢  
否分矣若  
阮安者內  
監中爭爭  
者耶  
徐有貞即  
徐垵更名  
也有貞信  
南遷之議  
為太監金  
英所鄙遂  
懷恨歸因  
以玉帶獻  
于陳循循  
曰汝當手  
名無使肉  
家習知處  
朝廷忘前

議而薦可  
允也遂更  
是名  
武功度地  
行水作九  
堰開以制  
水勢濬漕  
渠凡四百  
餘里歷三  
載而功成  
是一作手

安交阻人爲人清苦介潔善謀畫尤長于工作之事  
其修營北京城池尤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公  
宇及治塞場材  
驛皆大著功績

十月以左諭德徐有貞爲右僉都御史治張秋決河  
先是河溢滎陽縣自開封府城北經曹濮以入運河至  
兗州府沙灣之東隄大洪口而決濟汶諸水皆從之入  
海會通河遂淤漕運艱阻先後遣工部尚書石璞侍郎  
王永和都御史王文相繼治之皆績弗成至是集廷臣  
議于文淵閣舉可以治水者以有貞名上上遂擢用  
之河以決故涸有貞至方冬月水暴漲公私之艘畢達  
而治河卒踰數萬人悉與之期而遣之乃乘輕航究河

源遂踰濟汶至衛汴循大河道濮范還鳩工而前所遣

卒亦依期至乃爲治水開疏水渠渠起張秋金堤西南

行九里至濮陽灤又九里至博陵陂又六里至壽張沙

河又八里至東西影塘又十有五里至于白嶺灣又三

里至李峯由李峯而上又二十里至蓮花池又三十里

至大瀦潭乃踰范既濮又上而西凡數百里經澶淵以

接河沁有貞曰河沁之水過則害微則利乃節其過而

導其微平其水勢既成渠名廣濟開名通源渠有分合

而開有上下凡河流之旁出不順者則堰之堰有九長

袤至萬丈楗以水門繚以虹堤堰之崇三十餘尺其厚



傳是考工  
記文法

皇明法傳金卷二十一  
什之長百之門之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  
崇如堰長倍之用平水性性平濬漕渠至數百里復建  
關于東昌之龍灣魏灣凡八為水之度其盈過丈則洩  
皆通古河以入于海上制其源下放其流既節且宣用  
平水道以底于成功功成進副都御史

初貞嘗欲築一決口下木石則若無者而怪之一僧  
居山中有道術貞往叩焉僧無所答第云聖人無欲  
貞沉思竟日而始悟曰僧蓋言龍有欲也此其下有  
龍穴吾聞之龍惜珠吾有以制之矣鐵能融珠乃鎔  
鐵數萬斤沉而下之龍一夕徙而決口塞  
貞知制龍欲而不知龍之以欲見制人也

上命中允倪謙呂原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文華  
殿東廡上一日至廡中命倪講詩國風呂講書堯典

上說問二人何官謙對臣右中允兼翰林侍講原對臣

右中允兼侍讀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

正六品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

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

日 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 上曰何跼踖乃爾二

人頓首對曰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 上喜二人

敬慎後至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

甲戌景泰五年春積雪恒陰詔求直言○會試天下舉

人以兵部左侍郎兼學士商輅洗馬李紹為考試官取

彭華等三百五十人廷試賜孫賢徐溥徐轄等進士及

近年日食  
星變地震  
天陷山崩  
水溢非但  
積雪恒陰  
也

第出身有差。○皇太子見濟夢，謚懷猷。

四月新建隆福寺成。車駕擇日臨幸，有司已夙駕除

道。太學生濟寧楊浩上疏言：陛下即位之初，首幸大

學海內之士聞風快觀，今又棄儒術而重佛教，豈有

聖明之主事夷狄之鬼而可垂範後世者耶？儀制郎中

章綸亦疏言：佛者夷狄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

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實累聖德。帝覽疏

即日罷行。先是虜酋也先弒其主，併其衆，浩請乘虜使

未還，出其不意，調遼東陝西諸路兵討之。二疏既上，浩

名震京師。○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應詔陳言，大意謂

上皇迎歸，伏望篤親親之恩，萬幾之暇，時時朝見于

南官，仍令羣臣亦得朝見，以慰上皇之心。又曰：上

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宜令親近儒臣，誦讀經書，以

待皇嗣之生，使天下臣民曉然知皇上有公天下

之心，言辭懇切，人所難言，疏上不報。○太學生西安

姚顯疏言：王振竭生民膏血，修大興隆寺，極為壯麗，車

駕不時臨幸，夫佛本夷狄之人，信佛而得夷狄之禍，若

梁武帝足墜前車，請自今凡內臣修葺寺院，悉行拆毀，

用備倉廩，勿復興作萬世之法也。時不能行，自正統至

天順，京城內外建寺二百餘區，諫官不言，故二生取于

香張太后  
好佛嘗幸  
功德寺三  
宿乃返宮  
殿別寢皆  
具王振以  
后妃遊幸  
佛寺非盛  
典也密造  
物一堂寫

金字藏經

世馬。

置泉酉房  
自是太后  
不復幸當  
時名臣尚  
多使宦者  
為此可嘆

此皆家庭  
骨肉之事  
豈外庭言  
之內庭天  
忽之乎

五月下禮部章綸監察御史鍾同于獄時懷獻太子薨  
人心危懼御史鍾同每獨坐深思泣數行下會積雪恒  
陰詔求直言同手疏請朝兩宮立沂王為太子疏未上  
以示都御史劉廣衡廣衡沮之不聽復諷禮部尚書胡  
深潑縮首咋舌曰作死作死同竟上之詔朝廷集議時  
章懋為儀制司郎中發憤亦具封事陳修德弭災十四  
事其一謂 太上皇帝臨天下十有四年是天下之父  
也 陛下嘗受冊封是 上皇之臣也伏望時節率羣  
臣朝見于南宮以敦同氣之情以隆尊崇之禮又請復

覺慘致變

汪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沂王于儲官以定天  
下之大本如此則災沴可消矣疏入已晡時 帝讀畢  
太怒日已暝宮門已扃乃傳旨自臬隙中出命錦衣衛  
即時捕送入獄明日加訊無所得又明日大施拷掠已  
無完膚辭連鍾同迨至復下苛拷迫令服通南內皆不  
服乃用炮烙之刑又不伏更益窮治慘酷必欲致死會  
天大風雨黃沙四塞乃止南京大理少卿廖莊在憂中  
亦上疏言復儲事留中不報既而赴京領關勘合早朝  
上忽念莊往年有疏與鍾同章綸復儲疏相類遂縛至  
午門前大杖杖一百瀕死謫定羌驛驛丞因是命錦衣

家庭骨肉人所難言也况有物之中乎其觸怒而喪身也可惜

衛封巨挺六擇六壯卒就獄中痛杖鍾章各一百每五杖易手鍾尤椿杖至二十已僵不動杖畢久之乃甦衆以手扶入獄中又禁不與酒既而同卒于獄骸掩園土莫敢收葬時兵部觀政進士楊集以鍾章下獄上書于忠肅曰姦人黃玠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為脫身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愛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二公死杖下而公坐享富貴奈清議何謙以書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氣當進一級處之遂出為安州知州○時給事中徐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

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于所封沂州增高南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帝怒黜為雲南衛經歷謫戍鐵嶺衛御史滑縣某亦言南城多樹事係叵測時盛夏上皇嘗依樹涼息及樹伐得其故懼甚復位後下御史詔獄杖殺之正凌刷○召薛瑄為大理寺卿先是瑄為王振所陷落職家居已已之變以薦起為大理寺丞尋陞南京大理寺卿太監金英奉使道南京公卿俱餞于江上瑄獨不往英賢之至京曰南京好官惟薛卿耳尋被召命時蘓松饑民貸粟富家不與遂焚其舍蹈海以避罪遣王文往

不怒而反以賢古人中不易得

得此崛偃  
數老擔當  
國家庶几  
有賴

鎮守兩廣  
始此  
古人兇爰  
難離之詩

廣東瀧水  
緝賊作亂

于此益信

按其事坐以謀叛連及者五百餘家瑄抗章力辦之獲  
免者衆文謂人曰此老崛強猶昔○勅儒臣纂修宋元  
史書倣朱文公例編纂上接資治通鑑綱目共爲一書

○是秋復勅禮部纂修天下地志禮部奏遣文學之士  
分詣天下蒐採○詔班君鑒錄于羣臣吏部侍郎李賢  
擇其中善可爲法者二十二君每君擇取切要者三四

事集爲鑑古錄上之 上覽此不省問中官王誠等曰  
此奏欲何爲誠對曰欲 陛下學此數君耳乃領之

乙亥景泰六年正月命太監班祐鎮守兩廣  
三月迨南雄知府劉實下獄實以廉實著聲及知南雄

不肯私一錢而朝使至復無重賄遂爲朝使所劾迨至

京上疏自辨 上亦不復窮治不數日竟卒獄中○總

督兩廣都御史馬昂征廣東瀧水徭賊破之時瀧水徭  
賊趙音旺作亂合諸山叛徭大肆殺掠民罹其害昂乃

召廣西狼兵與僮人及官軍抵入徭巢斬獲甚衆

瀧水羅傍徭賊自馬恭襄征後天順初葉盛成化初  
韓雍復再征之至今八十餘年無復議征者夫此瀧  
水羅一帶乃吾郡縣內地距德慶州地僅隔一江去  
梧州總府不百里爲兩廣徭來咽喉奈何坐視其阻  
截江面爲肘腋之患霍文敏公韜謂羅傍瀧水之賊  
有司不肯議征非不能征不肯征也若調狼兵達舍  
并官軍分爲數道一自鬱林入一自高州入一自新  
會入一自德慶瀧水入四面並進而梧州大兵順流  
振之且縱火焚積其林木使之無所蔽藏羅傍瀧水  
之賊反掌可平也嗚呼馬恭襄韓襄毅諸公何人哉

丙子景泰七年春于謙以病在告。帝遣太監興安舒良視之。謙持身嚴一毫不苟。取位至孤卿先世室廬盡畀其弟。惟市屋數間以居。正室董氏卒。謙時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之多艱。窮年不還私第。居止朝房。留一養子自侍。食無重味。非公讌不置酒。嘗以疾在告。興安舒良奉旨更番來視。見謙諸奉過于簡朴。歎息。因以聞。特為言所資用一切上製之。至輟尚膳醢醬蔬菜之屬為賜。駕幸萬歲山伐竹為瀝以和丸藥。尤異數也。言官嘗言柄用過重。興安言只說日夜與國家分憂。不要錢。不愛官爵。不問家計。朝廷正要用人。似此才。尋一

箇來揆于某眾官默然而退

景帝信任于公不足有貞見知人之明焉

高汝柱曰予覽史紀我朝土木之變社稷之功惟于忠肅為最烈。然卒以謗誅。其墳在西湖之麓。翁仲嶙峋。石馬參差。徘徊覽之。令人起敬。嗚然欲淚。及詢公後嗣云。無有。于故錢塘人。錢塘之于姓。非的支。世常言積善餘慶。以驗大道。如左券不爽。而獨爽于公。此理之不可曉者。或云。公名大重。故造化忌之。夫造化所忌。忌其名浮于實者也。少華之名。從實而出。造化豈真小兒耶。胡忌之為。雖然。少保忠義貫于人心。無論華夷州里。邑聚皆香火而崇奉焉。是天下後世之人。皆其子孫也。又何必有子孫哉。景泰間用人多密。訪于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欲補之。倩門生楊宜向于謙為請。至于再四。謙從之。因中使言于上。一日退朝。召謙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才華。然其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用之。將使後生秀木皆被他教壞了心術。謙默不敢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泝出。淡背左右竊聞而不悉。有貞竟不知其故。遂銜之。

順天河間二府民飢命刑部右侍郎周瑄往賑之時二府素無蓄積又連遭大雨公私皆竭瑄奏乞裁省冗官停徵糧草免追欠馬騾牛羊暫罷供應柴灰夫役聽民採取皇莊湖泊之利及乞招商中納鹽糧損其斗數借水次官倉之粟濟民凡七事行之○調工部尚書石璞為兵部尚書調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江淵出理工部事時于謙以病在告朝廷欲求一人協同之淵在內閣與同官不協欲求出補兵部王文與商輅密擬內批調璞于兵部而以淵代之淵不知明日旨出淵大恚失望

欽賜舉人自此始

璞河南臨漳人由舉人為人平易類輕脫者遇事剛明凜不可犯歷官四十餘年清介如一日  
夏寰字通志成總裁纂修等官皆進秩有差○禮部尚書胡濙因災異乞罷不允時年八十二○秋欽賜大臣子陳英王倫為舉人舊制南北京闡例四方之士遊大學及依親仕宦者皆得應試至是順天府鄉試右春坊太學士王儼侍講學士黃諫為考試官內閣陳循子瑛王文子倫入試俱不中選循等論奏等諫二人閱卷不公如監試御史林鶚同邑林挺亦在中列且摘策題有無正統等語以激帝請如洪武間罪劉三吾等例重開科考試有旨令翰林院覆閱取中試卷高穀懼儼等

宗朝大  
既退各  
門官即  
既事輪流  
以前商確  
以務少保  
此舉正遵  
舊制

子忠肅不  
諫易儲一  
節是其缺  
陷事而心  
則苦矣當  
景陵意決  
所畏惟忠  
肅一人公  
諫易得名  
然已決之  
意屈不得  
申于是大  
臣用心有  
口不得自  
明者往往  
如是周公  
之處管蔡  
畢難說此  
梁棟之詩  
所以反覆

禍不測欲為申救早朝奏事畢出班奏稱少保臣穀有

事聞上說因召至榻前具述其情且曰大臣子與寒

極正

士並進已不可况又不安于命欲構考試官可乎由是

儼等得釋而瑛倫特旨欽賜舉人許赴會試一時異之

禮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私其子而為暴士稱屈失

大臣體難居內閣乞賜罷不報○西湖水竭

十二月巡撫江西僉都御史韓雍劾寧王不法並論府

遼上遣大臣即訊削奪王護衛罪諸官寮

丁丑天順元年正月景帝有疾羣臣武清侯石亨等

迎上皇復位時景帝不豫數日不朝儲嗣未定內

外憂懼在廷多擇君之志內閣王文與太監王誠謀欲

取襄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帝病亟太

監興安諷羣臣復位舊東宮僉謂上皇子固宜復之

惟王文之意不然陳循輩亦知之吏部侍郎李賢因會

議問學士蕭鎡鎡曰既退矣不可再也文對衆曰今只

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衆始覺其有異矣十

一日早文武羣臣集于左掖門僉奏乞早建元良以安

人心左都御史蕭維禎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

擇字衆從之奏上有旨不允且云待十月十七日視朝

識者謂奏辭擇之一字非復立之意于是京師競傳王



文于謙已遣人齎金牌勅符取襄王世子去矣既而禮部復會百官議草奏候景帝十七日出視朝合辭懇請舊太子正位東宮議乃定候出朝奏之○景泰帝疾甚都督張軌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之謀扣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老矣無能爲矣盍圖之徐有貞軌亨等說其言是月十四日夜會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赤子故耳今天下無離心謀必在此特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軌等曰兩日前有陰達者有貞曰必伺獲審報乃可啓議軌等曰去兩日夜復會有貞言報得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覽步

乾象亟下附軌等耳時在今日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可得聞已而軌云今虜騎薄都城奈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軌等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歸則人不歸鬼也遂往會軌亨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爲有出入者兵輒叱止之有貞命仍鎖門曰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訖有貞取鑰投水竇并軌等莫爲知時天色晦冥軌等惶惑有貞軌行軌顧謂曰事當濟否貞大言時至矣勿

退薄南宮城門鐵錮密扣不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十人舉撞城門。又與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城中黯無燈火。軌等入見。太上皇燭下獨出呼軌曰。爾等何為俯伏合聲請。陛下登位。乃呼兵士舉舉來。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助挽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輝光。上皇顧問有貞等。卿為誰。各對某官某。有貞等前導。密邇屬車。既升奉天殿。諸臣猶有在轡前者。武士以椎擊有貞。上叱止之。時黼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升坐。鐘鼓齊鳴。羣臣百官入賀。景泰皇帝聞鍾鼓聲。問左右云。

于謙耶。左右對曰。太上皇帝。景泰皇帝曰。哥哥。哥哥。做

好。上既復辟。即日命羣臣入賀。改。景泰八年。為天

順元年。有貞陞為左副都御史兼翰林院學士。明日陞

兵部尚書。命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

大學士。掌文淵閣事。○是日有旨。逮少保于謙。王文及

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下詔獄。石亨。徐

有貞等言。其謀迎立外藩故也。○出前禮部郎中章綸

于獄。擢為禮部右侍郎。○擢太常寺卿許彬為禮部左

侍郎。大理寺卿薛瑄為右侍郎。並兼翰林學士。入內閣

與徐有貞同視事。高穀乞致仕。許之。

下陳循等  
子獄者以  
其知謙等  
之謀也

逮內閣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侍郎項文曜王偉古鏞丁澄沈敬等下獄

高汝栻曰天下無事則庸人得以勢位而屈英雄天下有事則賢人得以識力而治不肖猶之毛遂之軟血韓信之登壇宋延清之奪袍李景讓之舉杯宋太祖之黃袍加體雖公卿滿前拱手相讓不復序爵矣土木之難于忠肅第以少司馬豈無公卿在其右者而舉國聽其成筭無敢或譁噫其識力誠過人者矣孰知功成國定忌功媒孽者反得以口舌而力沮之甚可悲也噫毛遂延清輩當其幸韓信少保等當其不幸幸不幸之間固有數焉天實為之又何怨焉

○論迎立功進封武清侯石亨為忠國公都督張軌為太平侯張輓為文安侯都御史楊善為興濟伯軌輓並英國公弟軌改名賜○論隨駕功擢鎮撫哈銘試百戶

即殺于謙  
亦有何名  
或者曰彼  
罪不重則  
此功不高  
耳

袁彬並為錦衣衛指揮僉事○二十二日斬于謙王文范廣及太監王誠等于市陳文江淵俞士悅項文曜免死發口外鐵嶺衛永遠充軍蕭鎡商輅王偉等原籍為民初謙等下獄徐有貞猶豫張軌楊善曰不殺謙等今日何名獄遂決是時假奪門之功者唆言官劾于謙王文俱下獄所司勘得金牌符勅見存禁中則無顯蹟石亨等揚言雖無顯蹟其意則有及廷鞫徐有貞令所司

痛加拷掠王文不勝憤反覆力辨謙俛首不辨但言亨等已意如此辨之何益法司承亨等風旨乃以意欲二字附會成獄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有功衆未及對

意欲二字  
定罪是莫  
須有故事  
也

有貞直前曰若不置謙等于死今日之事為無名上  
意遂決謙與文等俱斬于市籍沒其家家屬皆發邊衛  
充軍

高汝栻曰秦檜之殺岳王世以為守金人之盟綜其  
實不然殺岳者高宗之志也高宗志不在迎淵聖而  
檜知之耳英宗北狩郡臣疏請迎復至再三不報  
虜酋索人出迎至再四不報及送出都門竟無一介  
行李而于迎駕勢窮情極遂至自入景帝之心可知  
也乃語諸臣曰當時大位是卿等要朕為之及遣使  
入虜又命曰若見也先等好生說話不要弱了國勢  
蓋欲激怒而絕之也當是時君臣大義骨肉至情豈  
足動其聽哉亦付之默默耳若論于謙諸人功豈不  
大然君父蒙塵普天怛痛而少保以社稷為重擁立  
新主無語及於奉迎豈非慮禍之深不服兩全耶少  
保嘗自嘆曰此一腔熱血竟灑何地其言悲矣夫一  
心可以事百君死生利害惟其所遇蓋吾心而已何  
所不可灑耶當時羣臣奉迎之請景帝不欲使少保

一言未必不信其後易儲使少保以死諍  
未必出宮徘徊隱忍兩顧不發身死西市飲恨無窮  
不可哀耶○雙溪雜記曰正統己巳之變于謙以社  
稷為重力排群議選將練兵坐摧強虜光輔中興厥  
功非細當時天下之人皆知其以身佩安危功在社  
稷而豈虞殺身亡家之禍于後日哉奈何于公效用  
之日正小人側目之秋故事機一變于公于是乎難  
免矣程篁墩謂于公之受誣為主于柄臣之心和于  
言官之口裁于法吏  
之手斯固公論也夫

以于戶盧旺彥敬為錦衣衛指揮使一日亨引二人侍

于文華殿前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

人也臣每有機密事必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陛下復位時皆與之謀其功實多乃特擢二人為指揮

使自是求請無虛日冒報功陞職者至四千餘人○令

又復

翰林官有帶東宮官銜者俱改別職以景泰易儲故也  
○御史王翰伏誅翰吳人景泰中為御史上疏勸易儲  
與禁錮南城事甚力 英廟復辟又數言易儲與禁錮  
為非是且力攻于肅愍及其黨不已英廟甚悅之時見  
賞賜謂行將大用翰一日 上御文華殿便室皮駕歷  
朝章疏凡留中者俱在焉忽驟風飄一本宛轉 上前  
取閱之乃翰勸 景皇易儲及禁錮事急宣翰至翰謂  
復蒙賞賜趨赴之及至 上發示前疏曰此非爾筆乎  
翰頽出血求死 上命引出付法司誅之

高汝柘曰翰仕 英廟則又媚 景皇則媚 景皇以傾 英廟仕 英廟則又媚 英廟以傾 景皇邪佞反覆巧于遮

飾謂可長保富貴而烏知回風飄疏奸謀畢者立遭 誅戮豈非 景泰在天之靈有所不甘而故顯此奇 異耶夫人臣所貴不欺心耳奸邪如翰縱無回風發 疏之事終身富貴至死彼其心寧無赧然于暗室屋 漏中也 可戒已

直在銓部  
留意人才  
千請斷絕  
○淡自奉

吏部尚書王直禮部尚書胡濙並乞致仕許之廕直子  
資為翰林檢討濙子長寧為錦衣衛世襲鎮撫

簡約平易  
近人蓋君  
子人也  
手足之情  
何忍廢之  
想迫于從  
旁之慫恿  
者耳

二月朔 皇太后誥諭廢景皇帝仍為郕王歸西內越  
數日命郕王所立 皇太后吳氏復為 宣廟賢妃廢

皇后汪氏復為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年號 上  
曰朕心有所不忍仍舊書之是月十九日郕王薨葬祭  
禮如親王謚曰戾妃嬪唐氏等俱賜紅帛自盡以殉葬

○追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寺丞官其子啟為知縣上  
謂鍾同忠誠節義可貫金石及啟上疏請歸遺骸上  
許之出園土歸葬時沒已久血漬臂間洗出倍鮮好後  
謚恭愍○出章綸于獄為禮部右侍郎綸在獄上嘆  
曰好箇臣子為朕家事受苦壽出獄中脫桎梏遂拜是  
職○召前南京大理少卿謫陝西驛丞廖莊為南京禮  
部侍郎○召左都御史蕭維禎掌南京都察院召巡撫  
陝西副都御史耿九疇為右都御史掌院事召南京督  
儲副御史軒輅為刑部尚書輅九疇二人皆廉介苦節  
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故復位之初首召用焉○會

試天下貢士以內閣學士薛瑄通政使叅議兼侍講呂原  
為考試官取夏積等三百人

三月廷試賜黎淳徐瓊陳秉中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授徐有貞奉天副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  
大夫封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詔舉

民凡八十以上者賜冠服京師民茹又中百有四歲

上召見悅其狀貌與致辭賜冠服帶履命順天府設宴

又命吏部尚書姚夔以下造其第致賀○命吏部右侍

郎李賢兼翰林學士入內閣典機務尋進吏部尚書兼

職仍舊○械前給事中謫戍鐵嶺衛徐正至京磔誅之

掌文淵有  
貞所自着  
也閣在內  
非人臣所  
可掌○非  
軍功何以  
封爵  
三代養老  
之政極重  
此而加敬  
其有三代  
之遺乎

徐正在景  
泰間嘗行

離間故也

既械至京出糞溺皆青人謂其驚破膽云遂劓于市。○前吏部尚書致仕何文淵卒先是景泰易儲之詔既下文淵嘗告人曰吾草詔其中云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此屬對極工切既歸又告其親識上復位意文淵及禍必在旦夕一日訛傳陳都御史將至文淵遂自縊死同鄉侍郎揭稽者謫官家居與文淵子主事喬新構怨奏文淵之死實諸子逼以脫禍喬亦奏稽巡撫廣東時嘗荐黃竑及代竑草易儲之疏俱命官校逮至京鞫之迹涉已往遂獲釋。○巡撫大同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任參將石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上

天下之為彪者豈少哉

王竑之罷石亨等惡之也

問李賢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華宿弊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遣官體勘果無實狀富遂致仕。○謫漕運右副都御史王竑為浙江右參政尋除名為民安置江夏。○吏部尚書王翱以年老乞致仕李賢言于上曰王翱廉謹老成雖老精力未衰吏部非此人不可乃留之翱自此任用益篤眷遇加隆官其子竑為錦衣衛副千戶。○命景泰汪妃出居舊王府景帝汪妃甚賢帝欲立懷愍妃執不可語帝曰如立吾子其若監國之名何帝不從汪不悅及英廟復辟汪猶在宮憲宗時

皇明治傳金卷二十一  
為太子。汪待之厚，深感之。曰：當時事，我固詳之。媼娘信聖哲，所以執禮恭而奉養備。汪與太皇太后尤相得。既而憲宗言媼娘就養于此甚好，但居處不宜，或不安。乃言于上，遷之外王府。至太皇太后歲節，亦時邀入。敘家人禮。汪既出，郡主尚在宮中。憲廟命朝，選駙馬。主堅不肯行，言當一生不嫁。上曰：妹不肯嫁，怎了終身？志念雖好，實無結果。乃強下嫁王氏。先是汪出未久，英廟一日入內帑，問太監劉桓曰：記當日有一玉玲瓏，今安在？桓言景帝取入，今當在汪所。上遣索汪曰：無之又問，對如初。俄有間于上者，言汪出所攜甚多。

上命往檢，取得銀二十萬，以入。蓋汪出時，宮中所有悉取自隨，故所蓄甚厚。亦以憲廟庇護，故能爾。至是索然。英廟崩，汪稍稍言玉玲瓏實有之。當時索太急，吾謂景雖廢，亦嘗為七年天子，一係腰物，何忍必欲迫取耶？且景之天下尚遜而歸之，何有于片玉？其第二番索時，實怒而擊碎，沉之井中耳。汪至弘治中，猶存。景泰薨，上欲令汪殉葬。大學士李賢奏曰：汪妃立為后，即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今隨去，情所不堪。况二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弟婦不宜在侍，初不計其母子之命。及出居王府，賢又曰：妃居舊



綸之調以與石揚不谷故也國初用人專重荐舉貢舉次之科目為輕今日不復有荐舉矣自谷府變後來朝禮絕至是始行之

府誠當但衣食用度不可缺。上曰朕則欲加豈可減乎。其母子保全不至失所。文達大有造焉。○山東饑發太倉銀四萬兩賑之。○調禮部右侍郎章綸于南京。○四月己巳復立元子見深為皇太子。○詔處士中有學貫天下才堪經濟隱居高蹈不求聞達者所司其實奉聞。○襄王瞻墀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訓諭邸王盡心輔政章上時景泰立已八日矣至是得疏于宮中上覽之感歎手敕取王入朝禮待甚隆上問王所過官吏賢否時按察使王

舉動致詞俱妙

槩以抵誣下獄王避席對曰臣過汴汴父老遮道為臣言王廉使寬乞奏上還我王廉使如是者不絕願幸裁察上立命雪槩比辭歸上送之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罰薄稅斂為萬姓自愛上拱手謝曰敬受教○追復王振官立祠祀之正統中張太后既崩振益恣肆作大第于皇城東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宅右以祝釐及土木之難言官劾其擅權誤國或有謂今陷虜中反為虜用者振族黨並坐誅夷第宅沒入官改為京衛武學至是振黨以聞上大怒曰振為虜所殺朕親

英廟追祀王振豈猶

未悔禍耶  
是以他日  
又有曹吉  
祥之變也

見之追責言者過實皆貶竄詔復振原官刻木為振形  
招魂以葬塑像于智化寺北祠之勅賜祠額曰旌忠○  
徐有貞既以僥倖得君乃欲悉裁去僥倖且性褊而氣  
傲一時大璫曹吉祥及亨等多不悅之上方寵有貞  
莫乘也會上多與有貞屏人語乃密令小墜伏座側  
悉其語以告吉祥亨吉祥亨輒因間謂上曰上與有  
貞言某某上驚若安得知之吉祥亨曰臣安從知第  
有貞出示臣耳上由是疑有貞多漏泄然有貞亦私  
矚上于石亨吉祥不能無厭色乃稍為上微言其  
貪橫狀上亦為之動而御史楊瑄遂糾亨吉祥侵占

交相傾也

民田不法事上復以問有貞及李賢有貞等對與瑄  
合乃獎瑄敢言俾覆覈所侵田于是御史張鵬等遂具  
草悉糾亨宅罪狀將上之而兵科都給事中王鉉密以  
告亨亨馳訴于上謂鵬乃已誅奸臣內官張永猶子  
故結黨御史為永報讐上遂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  
面詰之諸御史奏亨事俱有驗上怒曰事即實汝曹  
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究主使備官奏右都御史耿九  
疇副都御史羅綺諷使為此併執鞫之妄陷有貞賢于  
獄會是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吉祥之門老  
樹皆折亨宅水深數尺京師震恐翌日赦出有貞等

降有貞李賢皆叅政九疇布政使綺亦叅政御史盛顥等調知縣瑄鵬俱謫戍遼東鐵嶺衛蓋自曹石專恣有貞輩欲遏其勢每沮其謀曹石銜之故起此大獄使非感召天變如此之速縉紳之禍殆不止于此○內閣學士薛瑄致仕瑄兄曹石恣橫日甚嘆曰君子見幾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而歸大凡大臣威儀言動關係匪輕當天順時內閣用徐有貞薛瑄許彬

二月陞李賢于徐薛上惟李賢儀度端凝得體薛雖學行老成因奏對誤稱學生遂以失寵求退徐則容貌瑣陋許則鄙劣放曠上始見徐有貞退諭左右曰徐有

貞可惜無福一日朝退上東閣雪滑許彬失脚頓仆倒流匍匐復上有貞俛首側項噤然而笑至東閣衆官會揖後尤笑不已殊失觀瞻後岳正繼之進退盡言甚至語唾鼻息涕濺御衣亦不自覺上諭侍臣曰齷齪胡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弃斥而李賢則始終保全因憶正統中胡公濙一日早朝承旨跪起帶解落從容係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不能糾老成舉動自得大體則威儀固德之符也蓋可忽乎哉

六月命翰林修撰岳正入內閣典機務正剛正慷慨開口論事以世務自許上廉知其名王翱亦薦之召見

爰立不出  
于亭軌所  
以撓阻之  
耳不明言  
第以浸潤  
之譖也

呂原浙江  
秀水人

大臣而甘  
為小人無  
賴之計知  
其必不出  
此矣

文華殿。上問年幾何，正對曰：四十。上曰：正好，問何處人，曰：順天府灤縣。上曰：又是北方人，問治何經，曰：書經。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曰：正統十三年。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諭正曰：今用汝入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正頓首辭，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遇之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敢對。時亨、軌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訪見一好人，亨、軌請為誰。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上曰：但小官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亨、軌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

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命通政司左叅議兼侍

講呂原入內閣參預機務

七月六日承天門災，詔赦天下。○復下徐有貞獄，發雲

南金齒為民先，是有貞既降廣東叅政石亨輩，猶慮其

復起也，必欲殺之，令人偽詐奏疏，毀謗朝政，假養病給

事中李秉彝名，以貌類者，持上之命，逮秉彝拷訊，至死

不承，緝補匿名者甚急，亨等因譖有貞怨望，使所親馬

士權為此而滅其蹟。上信之，遂遣官校捕有貞于途，

收士權等，俱下錦衣衛獄。時掌衛都指揮門達、陳諸惡

刑于庭，拷掠瀕死者數四，士權終無所言，乃摘武功伯

廖道南謂  
有貞心術  
險詐急嗜  
功名首創  
南遷繼謀  
奪門比昵  
奸回屠戮  
忠助金齒  
之行亦天  
道耳

誥券續禹神功之語。出有貞自撰實謀作逆。故出語不  
臣士權始大呼曰。有貞忠臣也。豈有自撰誥券。露其逆  
謀之理耶。門達不能折會。復風雨霹靂。破承天門。聲徹  
後宮。上大恐。勅赦之。刑部侍郎劉廣衡等。猶劾奏有  
貞。作撰制文。竊弄國柄。自謂治水希蹤神禹。敢以定策。  
冒貪天功。大不敬。無人臣禮。當斬。上以有禎犯在赦  
前。得釋。編發金齒為民。有貞初遇異僧。受曆利支天法。  
奉斗母。皆有奇驗。至是復指天象語人曰。曹石禍作矣。  
是慘于我。我且歸。而石亨益死獄家籍。有貞以赦還里。  
又二年。吉祥之族滅。

有貞時尚壯。負其材。謂上思我。必且召。而。上竟  
弗召也。天下亦頗惜有貞才。而惜于謙才甚于有貞。  
其寬有貞。又不如寬于謙。以故里居者。十餘年。無推  
轂之者。晚乃放浪山水間。頗以詞翰著聲。竟鬱鬱不  
得志而死。士權。秦州人。博極羣書。善談論。有氣節。詞  
氣慷慨。寓京師。教授。多與學士先生遊。與有貞尤厚。  
故亨輩擠之。使士權稍休于威。則有貞不免矣。有貞  
出獄。感其義。以女許婚其子。既而有貞自金齒歸。負  
盟。士權亦無言。時論皆重  
士權之義。而薄有貞焉。

時緝訪匿名毀謗朝政者。未獲。石亨勸上出榜募能  
告捕者。賞以三品職。上令內閣撰榜格。呂原岳正見  
上曰。為政自有體式。盜賊責兵部。姦宄責法司。豈

天子自由榜購募之理。且堯建進善之旌。舜立誹謗之  
木。秦始皇護短拒諫。乃下誹謗妖言之令。由此過失不

議論極是  
非諱練之  
熟者不能  
出此言但

明曹石意  
見相左耳

聞卒至亡國。陛下新復寶祚，正當以堯舜為法，以秦為戒。縱欲窮治其事，緩則人情怠忽，事自覺露，急則人情危懼，愈求韜晦，不如勿究。時曹吉祥在傍，請究甚力。上徐謂曰：「正等言是也。」刑部尚書軒輓致仕，輓以曹石恣橫侵官，稱疾懇乞致仕，陛辭。上勞之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僅二竹籠，是汝耶？」輓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輓頓首以疾告。上知不可強，賜白金綵帛遣之。○逮岳正繫詔獄，謫戍肅州。時亨從子彪鎮大同，遣使獻捷，使者盛陳斬首無筭，皆梟于林木之上，不能悉致。正取地圖指示之曰：「某地至某地，四面皆沙漠。」

帝命草詔  
罪已而又  
降謫訪訕  
非前後念  
之不符從  
中持之者  
功耳

汝梟首置于何所，其人不能對，亨恨之。正又聞為上言曹石勢太盛，慮有變，宜早為節制。上曰：「汝可以朕意告之。」正遂詣亨諷令稍自斂戢，二人怨之益深。會承天門災，上命正草詔罪已，歷陳弊政，謂姦邪蒙蔽，辭極切直。亨輩大怒，遂有飛語指謂謫訕，內批降廣東欽州。同知道鄒以母老留閱月，尚書陳汝言、曹石黨也。憾正嘗言其不可用，至是嗾邏者以私事中之。逮繫詔獄，拷備至，謫戍肅州。鎮夷所至涿州，夜宿，傳舍手楷急氣奔欲死。涿人楊四者為正祈哀，解人不肯，因醉以醇酒，伺其熟睡，謂正曰：「楷有封印，奈何？」正曰：「可燒，整令熱，以。」

酒噴封紙就炙之紙得燥自然昂起楊乃爲去釘脫楮  
剗其中復釘而封之其人既醒覺有異楊乃告曰業已  
然可如何今奉銀數十兩爲壽不如納之正因此乃得  
至戍所時傳有密諭岳正須生不須死又鎮巡而下  
素雅重正以故皆致客禮不能害也 上亦時憶及輒  
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越五年曹石俱敗 上謂李賢  
曰向者岳正固嘗言之賢因請曰正有老母使得放歸  
鄉里幸甚乃命釋爲民

調許彬南京禮部侍郎尋復出爲陝西叅政○復謫前  
御史張鵬楊瑄戍廣西南丹衛先是鵬瑄謫戍遼東鐵

英廟固有獨斷何于岳正竟黜之無亦席濺御衣之故耶

嶺衛未至道遇赦還或謂宜詣曹石謝庶免後患鵬瑄  
不從復謫戍南丹○復李賢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入  
內閣辦事初石亨怙寵專恣官軍守諸關者悉放歸以  
市恩徐有貞李賢許彬薛瑄在內閣以爲言 上重違  
亨意別選兵以戍之由是惡有貞等皆被讒斥薦其私  
人叅議盧彬太常少卿王謙入閣 上不聽與王翺謀  
仍復賢內閣

英廟所以得還于郭所以得罪全在此二

八月辛酉定裝伯郭登爵謫居甘州初 上陷虜時也先  
嘗擁 駕臨邊徑逼京師于謙使登謂之曰賴 宗廟  
社稷之靈中國有君矣 駕其毋復 上銜之故謫

語

高汝栻曰社稷為重君為輕之言為人君設也非為人臣權衡于送往事居之間可以是非語決也若乃登埠而謝曰國有君矣所以消敵人之望如分羹之對耳豈為私議于君臣之間可以是非為動止哉而一時迂緩之士率以為口實至使君父辱在旃廬坦然不問社稷為重君其可弁髦乎哉

自三楊後親擢內閣者惟岳正與彭時

九月朔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彭時復入內閣參預機務景泰初召入內閣辦事既以憂去至是上御文華殿

召時入見諭以擢用之意命中官送至文淵閣治事○

勅左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等官不許擅進時

石亨張軌輩每退朝頻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

輒入見出則張大其言使人畏其勢趨附之上厭甚召

李賢謂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

情態如畫

從古權奸味有不以

厭惡取敗者

國家有福

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蓋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

宣召然後往。上覺其意故召諭之。上自此親信賢

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可否以為用舍

十月。上登翔鳳樓見石亨新第極偉麗頗問恭順侯

吳瑾曰此何人居瑾謝不知既而曰此必王府。上笑

曰非也瑾曰非王府誰敢僭如此。上不應顧內臣裴

當曰汝聞若言乎亨橫甚睚眦中傷莫敢發其奸者○

擢監察御史林鶚為鎮江府知府河東運判楊浩為順

德府知府時。上勵精求治命吏部選內外臣僚為郡

守陞舜日召至文華殿親賜戒諭燕勞及給鈔為道里

此繩宣廟之武也



惟不拘資  
格故才得  
自其位以  
自見

費

鶚浙江太平人兩守大郡擅政譽仕至刑部侍郎為  
一時名臣楊浩即景泰中太學生上疏諫幸隆福祠  
寺及請誅也先弒主之罪者也  
後累遷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遣行人曹隆齋勅書禮幣聘江西處士吳與弼時石亨  
用事頗欲邀名飾過其門客謝昭者倣張翥教蔡京招  
楊龜山故事勸以薦士亨從之因在內閣議事見李賢  
說山林隱士有撫州吳與弼者乃司業吳溥之子累薦  
不起實淹貫經書動遵古禮亨慨然曰吾薦之乃託賢  
代草奏而上之數日 上召賢問曰吳與弼何如賢對  
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

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實本朝盛舉

上從之○

也先有平章哈刺者欲繼也先為太師言于也先日主  
人衣新衣幸以故衣賜臣也先不許而以平章所失帖  
木兒為太師哈刺怒欲叛也先也先荒于酒色又殊忍  
諸部不悅稍解散也先益怒聞哈刺且叛怒而欲攻之  
恐不勝乃召哈刺子飲酒鴆之哈刺子嘔吐覺走出不  
能行嚙指血染箭令其僕特告哈刺哈刺陽不知益加  
敬順也先以為畏已也防稍懈哈刺于也先出臘時伏  
眾襲也先也先倡狂戰走從數十騎遁又恐數十騎通  
哈刺半夜奔之與二親信走道中飢窘至一婦人所求

漿婦人飲之酪遂去夫歸婦言狀知其爲也先追殺之  
李來痛王子爲雄○哈刺旣殺也先李來尋殺哈刺而  
立小王子爲可汗李來又殺小王子數來近邊求食傳  
言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上召李  
賢問曰如何賢對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  
虛軍民疲困已極陛下初卽位正宜與之休息况胡  
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  
秦始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寶上然之  
乃罷巡邊

正論可折  
和謀

十一月兵部尚書陳汝言有罪下獄死籍其家先是于

謙被籍自朝廷所賜外無他物至是所司陳所籍汝言  
家財物于大內廡下上召大臣入見且曰景泰間任  
于謙久且專沒無餘物汝言未甚何得賂之無筭耶時  
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寃而惡  
亨等矣初于謙等之死皇太后不及知後始知乃爲  
上備言于謙匡濟多難之功迎立外藩之誣上始  
疑之事定日久察迎立事愈無狀每詰石亨張軼曹吉  
祥等迎立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徐有貞等向臣  
言耳于是上深啣亨輩待時而發有貞所以有金齒  
之行而亨輩卒俱不免○太平侯張賜卒

賜初名軌，先是景泰初，賜自貴州征苗，召還于謙，劾其失機，負罪，不可用。景泰宥之，自是賜與亨輩恨謙最深。既奪門，復闢首謀，殺謙，以謙信任范廣，誣其同逆，併殺之。廣既死，賜一日遇諸途，為拱揖狀，左右問之，曰：「范廣過耳。」歸家發病死。

戊寅天順二年正月，上郊天後，顧謂李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太后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倣前代尊上徽號如何？」賢曰：「陛下舉此，可謂孝矣。於是上聖烈慈壽。皇太后復加贈太后兄弟五人，長孫繼宗、廕會、昌侯、次皆都督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又有為其宗親求恩澤者。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太后之心，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

請于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于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物盛必衰。一旦有于國憲，吾不能救。今若聞求恩澤，必大怒矣。」賢曰：「此太后盛德，因問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繼宗為侯。太后知乎？」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為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獨悔曰：「侯為人淳謹，不妨，但後不可為例耳。」上曰：「然。」

禮部請皇太子出閣讀書，上召李賢等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皇子，卿可擬講讀等官。」且曰：「先讀何書？」賢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學尚書。上曰：「

時大監興  
安崇信佛  
教天下僧  
徒聚集京  
師

方孝儒楊  
士奇董非  
田進士文  
名擅一時

所見正統  
以前尚不  
拘資格此  
後非進士  
不得翰林  
非翰林不

詩人內閣  
元

萬代瞻仰

可憐

書經有難讀者賢曰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  
明白易曉可先講讀○嚴僧徒濫度之禁勅今後僧徒  
每十年一度景泰間京師崇信佛教每三年度僧數萬  
上謂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曰陛下明見最  
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勅內閣及翰林儒臣修大  
明一統志先是永樂中令夏原吉楊榮等纂修天下郡  
縣志書未成景泰中重修寰宇通志僅成未及刻上

復位李賢等再修刊布焉

翰林實縉紳所居非雜流可與景泰間各舉所私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徒因上命修志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可居願補外職上命吏部除之翰林為之一清

遣建庶人出居鳳陽庶人建文君之次子也先是上

北狩嘗憫建文君之沒無所加禮屢召變故以語袁彬

既復位因思建庶人輩幽禁大內將五六十年意欲寬

之謂李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陛下此一

念天地鬼神實臨之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

心不過如此左右或以為不可上曰有天命者任自

為之遂遣居鳳陽令有司供給柴米器用聽其婚嫁出

入自在庶人入禁時方二歲至是年五十六矣出見牛

馬亦不識未幾庶人卒懿文太子及建文君皆無後

四月復設各邊巡撫官初石亨等以文臣提督軍務守

邊使武臣不得逞因請罷之居無何邊徼騷然土召  
李賢謂曰如今革去各邊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縱  
肆貪暴士卒罷疲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以此  
為不便只得依違今乃知其謬也卿為朕舉進才能者  
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  
要人最急上曰卿與王勳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  
于是定議以太僕卿程信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  
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  
布政陳翼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  
撫其地○召守制山西右叅政葉盛至京擢右僉都御

時叅將范  
信誣宋太  
丞等料  
皆賊屠戮  
殆盡所謂  
破岩八百  
擒斬數萬  
者其殆此  
類與  
後會昌為  
弟乞恩上  
終不從賢  
曰真可謂  
王者不私

史巡撫兩廣盛乞終制不允時廣西流賊多入廣東為  
害而兩鎮守將顏頤自異是以討賊無成功盛至請革  
兩廣正將立總鎮于梧州居中調度則賊可平矣眾是  
其策而不果行盛不得已乃請益兵上命都督顏彪  
率兵赴之盛與彪協謀破賊砦八百所擒斬數萬人而  
還○會昌侯孫繼宗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  
客商事聞上謂李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  
上犯之賢對曰若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  
毀其店房家人抵法顯宗免罪  
五月江西處士吳與弼徵至京上謂李賢曰與弼當

矣信然

此起岩穴

我太祖後

僅見此耳

誠帝王盛

節

以伊傳聘

而以官寮

授與弼所

以不受耳

使當時果

以伊傳界

之果儼然

當之耶

授何職賢對曰今東官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

授官僚次日召吏部命為左諭德朝士驚異與弼具疏

辭上召入文華殿從容顧問曰久聞高誼特聘爾來

如何不就職與弼對以老疾衰朽實不堪供上曰官

僚亦從容優閒不必辭于是賜以文綺羊酒柴米命太

監牛玉送至館上謂賢曰此老非迂濶者務令就職

與弼終不就具疏三辭賢叩其所以不就之故與弼謂

勅書太重以伊傳之禮聘之却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

謂如此亦固執矣且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

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

衰病務盛名之下其實難副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

失望不若且就官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

然所辭不允亦當就職以答朝廷至意與弼亦不從三

辭後稱病留邸兩月詣賢乞回賢為言于上上曰果

如此亦難留上復召入文華殿賜勅褒嘉賚以銀幣

丁寧無忘著述以繼前賢命有司月給米二石以資供

膳乃命行人王惟善送歸于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

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恩而去○漳州布衣陳真晟詣

闕上程朱正學纂要真晟字剩夫初治舉子業赴省試

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務為聖賢踐履之

可為溫公  
所謂不為  
小官而規  
卿相之位  
與弼蹈之  
耳  
與弼他日  
跋石享族  
諸自稱門  
下士何卑  
屈于推門  
而傲脫朝  
廷若此

學。有。功。于。主。敬。嘗。曰。大。學。誠。意。為。鐵。門。關。主。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至。是。用。伊。川。故。事。詣。闕。上。書。不。報。乃。歸。聞。吳。聘。君。與。彌。名。欲。往。見。質。之。行。至。江。西。張。元。禎。編。修。止。布。衣。宿。叩。其。所。學。大。加。稱。許。謂。得。程。朱。真。傳。曰。兼。洛。之。學。自。有。真。傳。如。聘。君。者。不。可。見。亦。不。必。見。也。遂。歸。尋。卒。

我朝理學之士薛文清瑄陳克菴選為最胡敬齋仁羅一峯倫章楓山懋亞之蓋一峯楓山偏于退隱為高陳白沙猷章只一味禪會莊定山景只是一箇詩人與黃未軒仲昭言行皆未見灼灼定山晚年出處一節雖白沙亦訛之陳剩夫只是一箇狷介之士其學識比胡敬齋猶未及鄒吉上智忠鯁名臣不必廁于道學餘非未學所敢議矣楊方震錄所遺前有曹月川端後有何椒丘喬新邵二泉竇羅整菴欽順皆當續入

時以迎駕  
為功者欲  
籍感福上  
初節從者  
十之四五  
繼而從其  
二三又明  
年凡百自  
斷矣蓋勢  
不可以驟  
剪故必以  
漸其得帝  
王駕馭之  
法

時 上留心政務凡天下章奏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李賢商議可否且厭曹吉祥石亨等于預察之無非私意招權納賂嘗于便殿屏人告賢曰為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皆不從其說但依之則悅不從便怫然見于辭色賢曰于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之大批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惟此最為良法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亦漸少矣上以為然○上一日與李賢從容言及迎駕奪門之功賢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可示後况景帝不諱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

雖事後之  
論然見天  
下後世通  
于時勢之  
所必然而  
倖功者無  
所投其隙  
矣

不願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  
奪奪之一字尤非願幸賴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  
帝左右先知此事享輩何足惜不審致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  
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  
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賞以誰為功老臣者  
舊依然在職豈有殺掠降出之事致于天象而羣臣之  
計無所施矣招權納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擠  
之患國家太平之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

俱有深意  
可味

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為尤信上曰然由  
是益薄亨亨生子未彌月上見亨喜令亨負兒見  
上見兒又喜摩其頂曰虎兒也往善撫之朕行與卿結  
姻上意欲寵亨子駙馬且探亨意亨不喻輒對不敢  
不敢臣兒無福上笑而領之命左右取金鎖繫兒項  
賜封鎖定侯亨頓首謝負出上益疑亨○上一日屏  
去左右與李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言今天下百姓  
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害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出抄  
提罪人勢如狼虎所至貪求無厭有司不勝其擾上  
曰此害誠然今後非大故重事不差既而左右貴近有



賢相

後三載曹  
吉祥反卒  
倚此輩股  
鑿昭然

諸賢妄言者。上因疎賢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甚于賢所言者。遂召其指揮戒之曰。今後差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初。或謂賢招怨。賢曰。此弊九重之邃。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言乎。若除此害。怨亦不辭。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兩廣湖貴等處。鞮官盡數取回。李賢言于上曰。鞮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昔幸送之遠方。今復取來。甚是不便。上曰。吾亦悔之。

十月。上校獵南苑。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苑中有按鷹臺。臺傍有三海子。皆元之舊也。本朝稍

增治之。闢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兔。不可以數計。籍海戶千餘。守視自永樂定都以來。歲時蒐獵于此。每獵則海戶合圍。縱騎士馳射于中。所以訓武也。是日長圍既合。羽毛畢集。上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應詔馳射。獲獻之。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上不許。復固請。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訪之。既出不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斂于民。聚鹿獐兔雉而獻之。內臣以為獵所獲。遣人領進。上果令人密訪州縣。得其數候。至杖而黜之。○上一日與李賢言宦者。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讒亂。

自字永毛  
皇孩阿羅  
出字羅忽  
相繼入寇  
而邊始無  
寧歲

小人朕初復位時即言于 太后曰 皇后無子亦當  
換朕斥之及立 東宮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 皇  
貴妃一日命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  
朕曰不可冕復言于 太后曰 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絕之賢曰讒說殄行自古帝  
王所深惡者 陛下絕之最是○虜酋孛來寇延綏守  
將都督僉事張欽副彰武伯楊信守延綏禦于柴溝斬  
獲甚眾既復入寇欽連戰于野馬澗等處俘其將獲馬  
駝兵仗倍于柴溝 上褒嘉之遂有是命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之二十一終

皇明通紀法傳錄卷二十二

東筦陳建輯

西湖高汝棻叅

高鼎燧

校

高鼎焯

已卯天順三年二月遣使使朝鮮及建州女直先是

朝廷諜聞建州酋董山潛結朝鮮命巡撫遼東都御史  
程信譏察之信使自在州知州佟成詐以他事廉其境  
上得朝鮮授董山為正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  
具以上聞請乘其未發遣二使急往問之可伐其謀  
上乃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兩酋初  
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各上表貢馬謝罪○擢山

東左布政使陸瑜爲刑部尚書以姚夔爲吏部侍郎李紹爲禮部右侍郎上召李賢諭之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權近求爲侍郎士論紛然不平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曰不知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翺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上意遂釋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玉

音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慙○字來寇大同虜之寇也總兵官安陽伯李之避不敢出虜直抵鴈門忻代殺掠人畜烽火達于京師李賢言于上曰京師宜出車于紫荆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二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荆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北虜既有所獲見我軍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勅二關之軍赴鴈門虜寇退令三法司霜降後會官錄囚

石亨罪惡  
貫盈以至  
于此當時  
若石彪鎮  
大同則天  
下精兵所  
聚稍有變  
動內外相  
應其禍詎  
可勝言况

禁朝臣交通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  
有漏泄于彪者上召李賢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  
戒賢曰誠如明旨乃勅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  
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  
朝臣肅然交通之弊始息○冬忠國公石亨謀不軌下  
獄死亨貪恣日甚賄賂公行強預朝政易置文武大臣  
邊將以張其威子侄廝養勢焰燠灼上干天象慧出星  
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常往來大同顧紫荆關謂左右  
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繇能至識者知其心不順每憚  
于謙兼懼正人之多不敢決為天順初自南城迎復之

石京武官  
多出其門  
下而亨又  
握重兵乎  
可為寒心

功封忠國公益恃寵招權納賂天下都司及守邊將多  
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私第所親盧旺彥敬  
杜清等二十餘人各叩頭起侍亨曰我這職事皆爾之  
所欲為者衆不知所謂咸曰我等賴老爺擡舉各衛指  
揮之職至是足矣三公之位何敢望也亨曰當時趙太  
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及爾等若助我至此我職非  
爾為之而何衆皆股戰南城有功瞽目指揮童先乃手  
出妖書曰唯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爾等勉力為之  
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撫之素厚今石彪任遊擊  
將軍異日以彪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荆關東

出山東拒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遂議以盧旺等守裏河一帶各議分其地而還

三月虜寇延綏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為

此事不難但天下各處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為之不晚

也童先日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

不聽童先私罵曰這厮不是幹事的是時亨侄彪頗驍

勇驟陞都督性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兇惡誣劾都御史

年富數侮其總兵總兵遂言彪有異志上因疑彪欲

召彪還彪因使大同人留已為總兵上遂大怒或又曰

彪結死黨必欲留處大同為亨外援上亦疑出亨意

尋進彪侯爵召還京侍衛亨知上疑促彪疾馳入京

彪既至會虜人入貢者見彪于朝羅拜稱石王上聞

益疑不可解於是御史大班劾彪即日縛彪棄市藉其

家事連坐石亨上念其功欲寬宥之尋以家人傳說

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逮亨繫獄死獄中法司請瘞其

屍上召賢曰如何賢曰如此行之未為盡善法司請

執法論罪欲梟首示眾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

恩義尚存上曰然從之

彪景泰中粗立邊功天順初以石亨故累進封侯性凶暴貪狡包藏禍心謀鎮大同邀人保奏朝廷覺其有異遣人廉察得其實遂逮繫詔獄論死

致仕工部尚書高穀卒，贈太保，謚文義。

穀鯁直不回，端亮有守，始以翰林學侍入閣，輔政孜孜為國，恪持公論。上北狩，力主迎鑿之議，及其駕還，獨建備禮郊迎策，以老病免歸卒。進退有道，始終不渝，庶表大臣之節。

庚辰天順四年正月，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勅吏部

都察院退其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

者，布政司賈銓等十人，賜以鈔幣，仍賜宴于禮部，召布

政使蕭暄為禮部尚書，吏部初奏擬賈銓為戶部尚書，

上問李賢何如，賢以貌不稱名對，乃以銓為右副都御

史。○以巡撫山東副都御史年富為戶部尚書，時戶部

尚書缺，上命李賢擇人，賢以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惟其才賢何以貌為

左右不悅，富者甚眾，謂賢曰：「上不喜此人，不宜推舉。」

一日，上召賢曰：「戶部之缺，果誰當之？恐非年富不可。」

賢曰：「此人不悅者眾，愈見其難。」上曰：「富之執法正宜。」

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悅者，遂召用之。

二月，令冒報陞官者俱自首，改正時法司奏石

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上召李賢曰：「此事可否？」

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

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未決。若朝廷許令自首免罪，

事方妥帖。」上曰：「然於是冒報陞職者四千餘人，盡首

改正，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

不可二字所全寔多

皇明法傳金... 得旨乃免。○德秀諸王出閣讀書。上皇嗣六長

皇太子次德王次秀王次崇王次吉王次徽王後秀王國絕。○會試舉人以學士呂原尚寶少卿兼學士柯潛

為考試官取陳選等一百五十八。○陝西慶陽縣隕石

如雨大者四五斤小者二三斤擊死人以數萬計。陝之

人皆竄他所石又能言甚可駭聽。

兩石奇事  
石又能言  
愈奇

三月廷試賜王一夔李未通王環等進士及第出身有

差。有祁順者廣東東莞人遂于學問廷對當為第一。以

其姓近御諱于傳臚弗便抑置第二甲第二名是科李賢弟李讓不中。有下第舉子奏考官較文顛倒上問李賢曰此舉人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上乃命禮部黜此舉子荒疎且其人狂妄遂枷于部前羣議方息。

召耿九疇為南京刑部尚書軒輅為左都御史總理南

京糧儲石亨既歿。上每念二人為人廉正不易得故

相繼召用焉。○上御西苑閱將臣騎射令三營管操侯

伯都督都指揮皆騎射以三箭為率。上親按籍記中

否賜鈔有差既而試御馬監勇士亦如之有畏避不趨

事者加罪黜自是將士咸驚畏知奮勵云。○命右僉都

御史韓雍巡撫大同雍在都察院時錦衣指揮劉敬因

石亨連坐有謂敬曾邀亨至直房同飯欲坐朋黨雍曰

律之本意謂交結朋黨紊亂朝政者今敬與亨交而非

亂政况亨得志時誰不蠅聚其門若以一飯即坐此罪

公卒之論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則曾赴宴會者何以罪之。衆以為然。敬得從輕坐。○禮部左侍郎掌欽天監事湯序有罪下獄降為太常寺少卿。仍掌監事。閏十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算不行救護。上召大學士李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乃失于推算如此。因言湯序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為詳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進忠之道。賢曰。自古聖明主皆畏天變。實同。聖意。序若如此。罪可誅也。於是下序獄降。

職。○召巡撫南直隸右副都御史崔恭為吏部右侍郎。

恭北直隸廣宗人。剛廉有為。嘗知萊州府。值歲旱蝗。恭親督捕。發郡縣倉勸富民粟賑之。民賴以全。活屢。辨冤獄。在萊州六年。威惠大行。遷湖廣右布政使。巡撫蘇松等處。尤有聲。遂擢佐吏部。

釋徐有貞歸田。一日。上御文華殿與李賢王翔論人

才高下。上曰。若徐有貞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

只是張輒石亨輩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為民。

辛巳。天順五年二月。錦衣衛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敗

倫事涉虛。上召李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

咸以為實。今却謂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

矣。賢曰。誠如。聖諭。一日。上復說校尉行事亦多枉。



門達亦有  
二節可取

人且如行臨川王與四尼姑通及鎮撫司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事者法司往往依其所行不敢辨雖知其枉付之太息惟門達能辨之賢因言往時行事挾讎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及法司辨其行者虛實

四月上謂李賢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奈何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在京軍官有老弱殘疾者宜令兵部漸調出外却以軍補其闕以省冗費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其無事然

使其不覺可也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歿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不一再轉犯法卽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爵豈以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也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大明一統志成凡九十卷

大明一統  
志成

六月虜酋孛來寇邊西涼州莊浪等處遣懷寧伯孫鏜帥師禦之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七月太監曹吉祥及從子昭武伯曹欽作亂討誅之欽

皇明法傳錄 卷二十二  
在正統景泰間，屢領兵出征，麾下多達官驍勇善戰，結以恩惠，收為腹心。天順初，呼召此輩迎駕，俱陞大職。石亨事發，冒功者俱革去。此輩又為吉祥所庇，不動自亨死。上厭其驕恣，稍裁抑之。吉祥不自安，漸起異圖。從子欽冒功封昭武伯，凶暴殺人，事覺為御史所劾。上原之下詔戒諭，欽益懼，遂與吉祥謀不軌，欲幽上于南宮而立皇太子。時孫鏜、馬昂將辭朝出師，吉祥遂令欽約其兄都督鐸從、兄都督鐸弟都指揮鉉謀入內為亂，推其黨之黠者為謀主，而以其部所典禁兵及其仲父宦者吉祥為內援，并結蕃將都督伯顏也先等。

### 遼果

數十人以樹黨。是日都指揮完者禿亮詣長安門告變。夜二鼓，宮中聞變，詔侍直中官執吉祥以候天曙。漏下四鼓，舉兵犯闕，合番漢人五百騎直抵東西長安門。雷鼓大振，搥殺錦衣指揮遼果，擊傷翰林學士李賢之首，而繫之。并執吏部尚書翱于東朝邸，鐸帥數騎而西，殺左都御史深，斫傷廣寧侯安。時禁門未啟，欽督其黨縱火焚東西城皇門及東華門。朝臣悸散，莫知所出。達曉，王師始集，詔會昌侯孫繼宗將之。孫鏜督諸軍先登，恭順侯瑾及諸將臣分道迎擊，昂以精兵殿之，首尾聯絡，旗鼓相望。欽退屯東華門，鐸以衆接戰。王師銳甚，賊衆披

靡自辰至午敗鑄斬之欽中流矢創甚振策以馳瑾

將五六騎出覘卒與欽遇眾寡不敵力戰歿之還駐東

大市街相拒至酉欽以百餘騎往來馳突者三王師環

結不動自相枕籍鏜令執潰者斬以狗督戰益急發神

臂弓射之追斬鉉欽益懼使百餘騎還攻朝陽門不克

諸軍進薄其眾大破之鐸為亂兵所殺欽入其家溺背

井中其黨伯顏也先等縋城以遁遣兵追之皆被獲是

晚乘輿出御午門朝百官詔下吉祥及伯顏也先等

于御史獄皆伏誅仍以鐸棄市而磔欽屍籍其家以賚

將士餘黨並落官職流嶺南旌歿節功追封瑾梁國公

吳瑾之發奸孫鏜之討賊功皆可紀甚哉吉祥之愚也兵衆不滿于入而欲謀逆世豈有濟者哉○假令門殿欽輩得入事起倉卒吉祥又為之內應亦可寒心者

謚忠莊贈深少保謚忠愍論功行賞加繼宗太保安太

子少傅賢勳並以本官兼太子少保鏜封懷寧侯而進

完者禿亮為都督餘將士加官進爵有差明日下詔暴

欽罪于中外

賀三老明吾保身

京師有賀三老曹欽妻父也先是見欽聲勢日盛絕不與往來欽嘗欲為求一官力辭及欽謀反凡姻親誅竄殆盡三老獲免

起前都御史王竑叅贊甘涼軍務時西師未解而京師

有變大軍未可輕出李賢請起用竑俾與兵部侍郎白

圭分道督兵禦虜竑等至邊虜引退○以大理寺卿李

賓為右都御史時寇深被害舉代者李賢首薦南京刑

馬昂相貌  
有福如昔  
人所謂福  
將云

部尚書蕭維禎。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乃用賓。○以擒逆賊，詔告天下，布寬恤，開言路。天順初，自御史張鵬、楊瑄之獄，言路閉塞，權姦得肆行，無忌相繼，反逆故降。此詔言路始開。○賜兵部尚書馬昂玉帶及繡金麒麟服。昂初附曹吉祥，嘗薦曹欽，得管大營禁兵。至是以誅欽有功，因得掩其薦欽之罪。上自是寵待特厚，賜賚無虛日。衣有號撒哈刺，雖諸勲戚不可得者，皆得以賜。○懷寧伯孫鏜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將，出師先一日夜初，指揮馬亮走告鏜，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披衣起，急草

奏呼長安左門，闞人曰：與爾奏疾造。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庭始得集兵，縛吉祥，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大臣。上出密帖隙中，令百戶至瑾家問鏜云：何能報鏜誓殺此賊。上喜，手勅鏜父子為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走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發火力攻。上又勅鏜賊犯關，急努力殺賊。鏜子輔軌追至東門，大戰，軌奮力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并力圍軌，攢槍殺軌。鏜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擒其黨伏誅。進封侯。成化七年

卒贈涑國公謚武敏○擢吏部郎中萬祺為太常寺卿尋加工部尚書萬祺南昌人少為吏胥知祿命及寓京師辦事吏部諸曹郎聞其知命每召祺布算時有驗者久之名益著景皇帝在位聞祺名召入宮中布算多不驗然亦蒙白金文綺之賜久之上不豫儲位未定朝議紛沓總兵石亨召問祺祺曰皇帝在南宮更復何求於是亨等定計奪門迎英廟復辟亨自挾功高日侍上左右所言皆聽一日偶及萬祺皇帝在南宮之語上喜擢祺吏部主事進郎中會曹欽反執內閣李賢加刃其頸將殺之忽祺至欽素聞祺知命乃曰爾為

言俱婉致  
看理

我布算後事當如何祺答曰將軍有大功于國今若能釋兵聽命則勲名令終無可虞者欽喜又謂祺曰李賢害我一家此應殺否祺曰是在將軍祺何敢言然將軍尊翁碑記非李宰相筆邪若念尊翁則宥賢一命亦孝德也欽兄鐸贊曰萬君言是於是欽乃舍李賢得不殺及欽等就擒賢負傷見上且泣且謝曰微萬祺言幾無性命見陛下上問故具述所以上愈喜祺擢為太常寺卿屢遷至工部尚書加保傅

高汝棻曰祺為景皇帝布算不驗則其術未必神至皇帝在南宮此語人人能道不必祺惟夫危急之間以一言冷曹賊之心而脫李賢于刀口下賢德之為言于英廟遂致不次之擢要之所言中理蓋其

人機智且類有學者致身入座有以也世言萬禎以善祿命致位尚書殆未嘗考耳

乘輿陷虜劉榮時為中書獨請往迎高毅壯其志解所束金帶以贈之首也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劉榮賢曰此人可

取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

頭惟葆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

是亂臣賊子共當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

是從者數千百人能于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

如此存心行事人豈能及

上曰固忠臣也○甘肅總

兵宣城伯衛涇破虜兵于涼州都督毛忠為虜所圍涇

提兵往救全師而還○冬虜酋阿羅出渡河入套寇延

綏河套週迴三百阻黃河土肥饒可耕桑切近陝西榆

林堡東至山東偏頭關至寧夏鎮東西幾二千里南

至邊城北至黃河遠者八九百里近者二三百里

國初虜遁河外居漠北延綏無事正統以來漸失其險虜

始渡河來犯近邊鎮守都督王禎始築榆林堡城設法

禦之築瞭望墩臺創緣邊一帶營堡累增至二十四所

歲調延安綏德慶陽三衛官軍分戍而河南陝西客兵

助之列營積糧以遏寇路景泰初虜犯延綏不敢深入

天順初阿羅出掠我邊人以為鄉導遂入居其中以伺

機便遂為邊境剝膚之害

十一月二十日早上召李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

唐三受降城在河套北黃河之外元東勝州在受降城之東

定襄郡赫連勃勃所據以為國者也

河套即周之朔方秦所取匈奴河南地漢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二

睿皇帝

十三

皇明法... 卷二十一  
日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收斂近來又放縱因每  
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  
可留矣朕在南城時汝輩知如何過來今不可忘了朕  
今在位五年未嘗一旦忘于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  
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怠  
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最善上言朕一日之  
間五鼓初起拜天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拜畢司  
禮監奉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各廟皆然出朝視朝  
退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  
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

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  
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  
為耳目玩好不必留意上曰如鐘鼓司承應無事亦  
不觀聽惟時節奏 母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閑則看  
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書惟書是帝王治天下之大法  
最宜熟看 上曰書經四書朕已讀遍賢曰此時正好  
玩味况聖質聰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三  
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 聖論聖王修身齊家敬天勤  
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貴身體而行之 上曰然  
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之學

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太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明君未嘗不與大臣相接，商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官妾之時少也。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賢曰：近聞外議有三事不便。上曰：何事？賢曰：松潘羌氏叛亂，已勅四川三司調兵勦殺。然三司官統兵，頡頏難以成功，須得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成功。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上曰：此慮極是。聞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賢曰：湖廣總兵兼統貴州凡百軍務。

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耽悞未便。上曰：如此事情，誠非穩便。卽日召兵部易之令各鎮守地方。賢曰：臣聞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然否？上曰：實然。夏不揮扇，在宮內亦不令左右揮扇，冬雖極寒亦不近火，亦不披煖耳。稍閉雙目卽熱。賢曰：陛下聖質所稟堅厚如此，蓋由體備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臣等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上顧謂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翱老矣。時翱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翱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



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翽吏部非此人不可  
 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琚稍弱賢曰此人居是  
 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  
 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  
 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上曰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  
 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上曰然○南  
 京兵部尚書李賓奉勅賑濟南京流民衆議欲令官  
 員軍民子弟納米送監讀書禮部尚書姚夔奏言國子  
 監乃育才之地朝廷養賢以致治今行此將使天下以  
 貨爲賢士風日趨于陋尚望有資于治哉宜別爲處置

禮宗朝有此以核科目所遺不使卒老牖下耳今日需次就選未免阻滯以至消耗良可悲惋

上從禮部議遂下詔令禮部出諭天下生員四十五  
 以上者考選送國子監先是宣德中令生員年四十五  
 以上者考選送監以後間一行焉

壬午天順六年三月陝西管糧通政司叅議尹旻奏賊  
 退河開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困極請乞罷兵而議者懼  
 有後警難之李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  
 壯久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  
 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疲困已極  
 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竄  
 糧草旣缺大軍亦難駐札况今年不可耕種明年愈乏

塑像土泥  
耳豈真聖  
賢邪太相  
于大學既  
易以木主  
矣此安得  
復仍前弊  
嘉靖中詔  
天下文廟  
盡撤塑像  
易以木主  
前弊盡革

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時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召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為允當上命廷議從之○調知鎮江府林鶚知蘇州府時蘇學廟像歲久多剝落請易以木主并從祀諸賢皆易上從之

四月奉天門奏事畢靜鞭罷上起身召禮部尚書石琯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授勅書選妃事上下金臺即召賢曰石琯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為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

難于遣逐賢曰誠如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上曰若戶部侍郎張濬可以代之賢曰張濬老成人此職亦宜賢即報琯疏乞致仕琯速上陳上見琯疏意却不忍曰琯為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勅吏部尚書王勳與賢議賢等言石琯一淳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濬可不動上從之

八月內閣學士呂原以憂制去位未幾卒贈禮部侍郎謚文懿

原秀水人曹石用事原與岳正列其罪狀上留中不發曹石恐流言謂內閣訕上上大怒坐便殿召近臣厲聲曰岳正大膽固敢爾原素謹厚左右訕之何也所以正去而原留在閣六年端謹不苟取予性

皇明治傳金卷二十一  
儉約分祿賑貧宗  
人稱爲長者云

九月四日 皇太后孫氏崩尊謚曰孝恭章皇后○少

傳吏部尚書致仕王直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文端○

以項忠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先是忠爲陝西按察

使適陝饑忠以拯民爲已任不待奏報輒發倉賑之民

感其惠聞繼母喪軍民詣闕乞留詔奪服返任明年徵

爲大理卿陝人復赴闕借留時 天子欲慰陝人乃有

是命軍民喜忠復來爭焚香迎迓歡聲如雷其得民如

此

正統末項毅襄以刑部員外扈從北征土木之敗爲虜所繫北去令忠飼馬謀歸久之忠伺便挾一良馬

而南越四日馬疲遂弃馬步奔間道攀崖涉澗凡七晝夜達宣府視其足陷蒺藜刺者百數然考李文達

及周尚書瑄當時亦以部屬扈從瀕歿而還忠嘉興人

癸未天順七年正月以詹事陳文爲禮部右侍郎兼翰

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文江西廬陵人

二月會試場屋火舉子焚歿者數十人○是月晦夜空

中有聲李賢密疏曰傳言無形有聲謂之鼓妖上不恤

民則有此異惟 陛下憫念元元凡一切不便于民者

悉皆停罷則災變可弭 上覽之復命賢上寬恤事條

密封以來賢因疏十事上陳 上皆從之卽詔行天下

賢又請罷江南所造段疋及磁器清錦衣衛所監罪人

賢可謂因事納牖

丑爲侍從  
二十年家  
十六年  
二孤位一  
此壽八表  
可謂五福  
極備

上不從執  
奏數四非  
誠意潛孚  
者不能

止各邊守臣進貢及止下番所遣使臣停中外買辦採  
辦。上不從賢執之數四。上不從只取前十條行之。  
左右見賢力爭皆寒慄同列亦為賢懼賢曰古之大臣  
知無不言今雖不能盡然至于利害繫國家安危者豈  
可默默以苟祿位然。上知賢之深終不以為忤也。

岳正之言  
良是

昔岳正在內閣嘗密言吉祥石亨罪惡二人譖之被  
黜有士人告之曰先生犯孔子戒矣問之云何則曰  
未信而諫是也。正曰臣被簡用置左右責任教誡甚  
至敢不盡心若子以諫官處我則恐未。然夫沃心之  
論造膝之謀不出表暴而天下陰受其賜此內閣之  
所以異于諫官也若先朝委任楊李真可為萬世  
法。

擢吏部左侍郎姚夔為吏部尚書○擢通政司叅議尹

恭讓之崩  
也時畏孝  
恭殮葬皆  
不如禮主  
是復其位  
號

上下從事  
于寔可謂  
隆禮

聖后

曼為吏部右侍郎○追謚宣德廢后靜慈先師胡氏為  
恭讓章皇后。孝恭皇太后既崩。錢皇后為。上言  
胡后賢而無罪宜復其后號。上欲從之召李賢問之  
賢對曰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亦臨之然臣之愚必  
須以陵寢享殿神主皆如舉先殿之式庶幾稱。陛下  
之明孝不然為虛文。上即命舉行之。

錢皇后素性孝謹絕無妬忌。英宗北狩每夜哀籲  
拜天倦則臥地因損一肢哭泣太多復損一。目。傾宮  
中之所有佐迎。駕之費。英廟在南城不自  
得。后每慰之復辟之後處。景皇后猶盡禮焉。

八月禮部奏補試天下舉人命太常少卿兼學士彭時  
同侍讀學士錢溥為考試官取吳鉞等二百五十人○

致仕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卒年八十九贈太保謚忠安

濙廉靜寡慾自奉澹泊居官敬慎立朝幾六十年為尚書三十餘年恩榮始終世莫與比

下錦衣衛指揮僉事袁彬獄尋釋之調南京錦衣衛時都指揮門達有寵總督官校緝事并鎮撫問罪權傾中外橫恣羅織人莫敢言惡袁彬質直不阿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于御前者惟李賢與彬二人而已謀排去之乃使羅卒捃撫彬私數十事上之上時意在行法謂于貴近無所撓則法立而人知憚因付彬聽門達訊治諭之曰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達得彬將甘心焉彬入其手十有九死矣先是土木之變鑿與北符陷虜

袁彬與英廟可謂患難周旋

漆匠何人乎抱此義氣千古奇人

庭扈從臣工或死或徙無一人與上俱獨袁彬以旗校侍左右絕塞苦寒畢嘗革苦扶持調護罄殫心力上歸自虜踰六載復辟擢彬錦衣衛指揮同知彬自待甚醜謹會曹石挾奪門功妄奸政柄虐餒如焚彬獨斤斤繩尺無所干預識者謂其有丙吉之風一旦為門達見構舉朝無不憐彬也者然莫敢訟言其冤獨彩漆軍匠楊墳者憤然不平曰人臣從龍自古有之然未聞勞苦功高如彬也者跡其行事庶幾介推之割肱但欠嵇紹之濺血幸而北轅南歸重正大寶雖剖符錫壤不為賞溢乃今官不過指揮猶然被陷讒口行且加法豈非

千古極冤。萬人隱痛者哉。迺上疏論救。言昔者繫留虜庭。獨彬以一校尉保。聖躬備嘗艱苦。今卒然付獄。乞御前審錄。雖死無憾。并條陳達不法事十餘款。擊登聞鼓以聞。上下其章。仍將填。并付達逮治。達得旨。不勝攘臂。將移其甘心于彬者。甘心于填也。時達恨內閣李賢。曾發其奸。欲中之。無絲適填赴達所待訊。陰自計曰。門指揮含怒待我。非口舌所能解。若與辨雪。恐拷掠之下。立登鬼錄。無補袁彬一毫。徒自斃耳。因而陽誣李賢。以媚達。而求自逭。其處為彬地。比當訊達。備陳刑具。以脅填。填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

曰不知。且詭言曰。填一匠人耳。賤工不識字。書何敢指斥君。且與君素無怨。何得有此。望君屏去左右。達信其實。從之。因告曰。此內閣李相公與君不善。因為此奏。使填進之。瑄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甚喜。方飯至。即以酒肉賞之。遂欲摘填口語具奏。謂可中傷李賢耳。填又詒之曰。若大將軍自具奏。恐朝臣不察。且謂大將軍誣李。莫若引填赴法司。大將軍與諸大臣會訊。使填得具悉。李相公嗾使狀。則李無容身之地。而填被誘之憤。雪且藉此報大將軍不殺之恩。豈非得計。達信之。遂具疏請將彬及填付同朝臣會訊。上如奏。及訊。達首問曰。李

達陰為填所播弄而不知也

果墮其計

石亨欲陷  
有貞得馬  
士權不屈  
而免今門  
達欲陷李  
賢以楊填  
不屈而免  
吾于二義  
上不無感  
嘆云○填  
與士權同  
義而智定  
過之

賢教汝上書有之乎。填嚙指誓天曰：填，小人也。第念袁彬為國忠臣，無辜被讒，將入不測，故出萬死圖伸孤忠。扶公道與李相公何與？爾以酒肉賜暄，使暄言如此。皇天后土，肯容暄誣善人，以自活邪？達叱之曰：惡畜！胡反覆甚？填曰：非敢反覆前日，所以言李相公者，恐不如是。將歿，錦衣棍刃下，故權詞自脫。今多官羅列，耳目分明。填吐詞既畢，誰能變黑為白，傾陷善類？填今日得死所矣。遂出短刀，將自刎。左右力救之，得無害。一時會訊諸公，咸吐舌曰：揚填丈夫也。天不可欺，匹夫不可奪志。同聲贊之。達氣沮，袁彬之獄遂從輕典。填亦不及于難。彬

復職

高汝棧曰：若填者，匪獨俠氣亮節，可質鬼神，乃其借李以媚達而自脫虎口，全袁彬處變之機，有高人歎矣。

王越後統  
制三邊與  
虜數十戰  
多捷

祖宗留心  
用人如此

巡撫大同僉都御史韓雍還京議事，留為兵部右侍郎。擢山東按察使，王越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越大名，濬縣人。時吏部舉可為巡撫者，上以其人貌陋，諭李賢曰：大同巡撫須得如韓雍人品，方稱賢。以越對。及越至，陛見。上復諭賢曰：王越是爽利武職，打扮遂用之。

○李賢為門達所誣，既白，上疏乞休，且以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為言。上不允，曰：此細故，無用介意。

自太祖以來皆嬪妃殉葬此獨章之累朝遂為定例可見英廟之仁聖

甲申天順八年正月。上不豫。既而大漸。乃處分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占使書其一。東宮卽位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三。命勿以嬪御殉葬。其四。言殯殮器服書畢。命牛玉曰。將去閣下看。令為朕潤色。玉至閣。李賢、陳文、彭時驚惶。捧誦歎曰。所言闢大體。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殉一事尤高出古今。真盛德事也。是月十七。上崩。上天資英明。冲年嗣位。孝敬重闈。信任舊臣。留心學問。不喜玩好。既親政。崇儉。卹民風。夜孜孜。蠲租省役。每勤詔諭。禮祀群紳。加俸百官。務擇人久任。尤憊憊于民間之利病。迺正統初年。與天順中行。

事大相徑庭。蓋初以幼冲嗣位。生長深宮。未諳世故。王振得以擅權。悞國。天下幾危。及北狩而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人之情偽。悉知之矣。復登大寶。躬親政務。屏遠權奸。精明之治。光于祖考。至悼念建文。友愛景帝。處汪妃有禮。止嬪御殉葬。尤為盛德事云。○二十二日。皇太子卽位。詔改明年元為成化。大赦天下。○尊聖母皇后錢氏為慈懿皇太后。生母貴妃周氏為皇太后。先是。大行既崩。上在東宮。卽命太監劉永成。夏時傳恭會昌侯孫繼宗。懷宗侯孫鏗。尚書王翱。年富馬昂。內閣學士李賢、陳文、彭時。會議事官。計議處置軍國。



此等大事  
關係綱常  
宮闈之中  
既不諳大  
體內監之  
輩惟知從  
諛非大臣  
力爲主持  
幾爲萬古  
缺陷之事

卽此一事  
兩人相業  
照耀青史

重事遵累朝例也。上卽位之明日卽命議上。兩宮

徽號。夏時倡言。錢太后久病。今只尊所生母。周娘

娘爲太后。李賢曰。天子新卽位。四海顛望。宜遵遺詔。

庶幾順天理。服人心。景泰初事。例不可法。彭時曰。此言

是也。朝廷所以服天下。只要正綱常。今若只尊所生

恐損。聖德。夏時曰。待請命。少頃出傳。仁壽宮旨曰。子

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者。宣德

自有例。彭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間不同。胡后曾上

表辭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知尊號。今日名分固在

豈得不尊。臣子若阿諛順從。是萬世罪人。也。所以不敢

爲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非有他意。若推大孝之

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皆然之。夏時再入請命。良久出

曰。得。上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將草詔。李賢彭時復

議曰。同尊固好。然須要照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

乃于。錢太后加慈懿之稱。貴妃止稱。皇太后。翌日

頒詔天下。是日同議者。懼忤內旨。有後患。皆隱默不言

惟李賢開端。而彭時極力繼後。賴。上孝事。兩宮如

一故委曲勸諭。仁壽宮以成大禮焉。○下侍讀學士錢

溥。獄謫廣東順德知縣。出兵部侍郎韓雍。爲浙江叅政

溥。正統中進士。太監王振。試薈薇露詩。特授檢討。教內

侍書所教內侍後多顯者溥居與陳文隣內侍每來謁溥必邀文共飲及英廟大漸太監王倫者嘗受業尋伴讀東宮至是來謁溥文意必召已竟不召乃入密伺之倫言上不豫東宮納妃如何溥言當以遺詔行事已而內閣草遺詔李賢當秉筆文起奪其筆曰無庸已有草之者矣遂言溥倫定計將退賢以溥代之退兵部尚書馬昂以韓雍代之賢怒以聞乃下溥獄謫外韓雍亦貶

二月上大行皇帝尊謚曰法天行道仁明誠敬昭文憲武至德廣孝睿皇帝廟號英宗○葬裕陵○錦

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還舊職先是達掌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遣官校遍行郡縣緝訪事情所至狼籍至是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臣數十謫戍煙瘴達卒死謫所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爲難

三月復前修撰岳正御史楊瑄張鵬等官○加李賢少保兼華蓋殿大學士陳文進吏部左侍郎彭時吏部右侍郎仍兼翰林學士○廷試進士賜彭教陸鉞羅璟等及第出身有差○甘肅總兵官宣城侯衛涇巡撫僉都御史吳琛率師討西番破之先是西寧番酋把沙作亂

命涇等討之涇與琛將中軍督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  
衛所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寫爾  
沖殺唐川俘斬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翰林編修張元禎上疏勸行三年喪不報南京吏部侍  
郎章綸亦請終喪不得遽講婚禮亦不報

五月五日大風雹飄瓦板木壞郊壇○戶部尚書年富  
卒謚恭定

富鳳陽懷遠人為人剛正言不輕發廉靜寡慾遇事敢為臨利害不少變氣節不識為時推重云

時內臣用事勢甚張在朝無敢公言者南京給事中王  
淵王徽以氣節相尚率同官上言五事其一曰保全內

臣宜遵舊制無預國政否則如王振曹吉祥始雖愛之  
及其敗而罪之非保全之道也請罷其管事仍禁大臣  
與之交結上嘉納之○改兵部尚書馬昂為戶部尚

書時言者交章論昂不職乃改戶部○復定襄伯郭登  
爵鎮守甘肅尋召還提督十二團營

六月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致仕薛瑄卒贈禮部尚  
書謚文清

瑄出處光明峻潔于富貴利達泊如也教人惓惓於  
復性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于身心體而  
行之不然無異于買積而還珠也所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

七月立皇后吳氏

郭登不第  
善武而且  
能詩性亦  
仁孝  
文清罷內  
閣歸中途  
絕糧亦異  
事

八月 上御經筵賜講官學士柯潛等白金文綺寶鈔

十月廢 皇后吳氏立 皇后王氏下詔言 先帝臨

御之日為朕簡求賢淑已定王氏育于別官以待期不

意內臣牛玉偏徇已私朦朧奏請將已退吳氏册立德

不稱位不得已請命 母后廢黜吳氏仍遵 先帝成

命册立王氏為 皇后明正牛玉之罪免罪謫南京○

逮南京六科給事中王徽王淵等下詔獄俱謫遠州判

官時徽淵等以牛玉罪重罰輕上疏請明刑罰以正朝

綱監往事以防後患數玉大不韙之罪四乞冥于法因

詆斥執政奏入中官惡之摘其語以激怒于 上皆逮

急遽可上

下獄科道交章論救命俱謫州判官徽晉安州淵茂川

餘皆遠州徽等雖謫天下之士莫不慕其風采而欽重

之○調僉都御史葉盛巡撫宣府時盛以右僉都御史

巡撫兩廣議事至京給事中張寧等合議舉盛堪入內

閣李賢素不悅盛沮之乃轉左僉都御史巡撫宣府盛

至鎮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田益廣積糧益多以其餘

歲易補戰馬千八百餘匹其屯堡廢缺者力修築之不

數月完七百餘所○華太平侯張瑾興濟伯楊宗等爵

時有內直將軍愬天順初因入直迎 駕而陛非冒功

者令一切褫職非法意 上念其久于役特復之而以

邊臣留心  
屯種無如  
文莊

本支達彭  
文憲當國

馭武戒嚴而不濫如  
此後汪直用事而冒濫不可勝言矣

嘉靖初又着科道查勘已占過四十頃數年後又不  
知占過幾許矣官府一體何以  
莊為

循良第一

迎 駕奪門陞者因紛然入訴不已李賢言于 上曰  
自石亨革此舉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惟幸有事  
宜早治之且請復于謙等官以雪幽枉 上是之即令  
兵部按其以迎 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而下俱奪爵  
於是冒功者盡革而入愬者始息○以順義縣安樂里  
板橋村原抄沒太監吉祥地一所撥為宮中莊田其地  
原額一千頃十三畝初吉祥占過軍民地二十四頃八  
十七畝共三十五頃 皇莊之立始此○時有建言請  
以天縱二字加號孔子給事中張寧言孔子道大德尊  
所宜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後世不在封號

求勝于一名一字可得而輕重也議遂寢○擢真定府  
束鹿縣知縣盛顯為邵武府知府顯為御史以言石亨  
謫知束鹿縣豪士聞其名相戒曰是嘗劾石總兵者其  
人不可犯也顯至變搏擊為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  
丁內艱去民留之不可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得顯再  
任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即叩頭聽受不復  
辯鄰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請判顯折之以片言各心  
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介保真二府間  
四境之民雖非所治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  
聚以成市邑人目為清官店焉後歷陞左副都御史

清官店

憲宗純皇帝紀 帝英宗長子 周太后所生 初立為皇

太子英宗北狩 帝方二歲 主少國疑 脚王監國輔政 未幾即真 改封 帝為沂王

英宗再位 復立為太子 英宗崩 帝即位 在位二十三年 壽四十 上徽號曰 繼天凝道

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至孝純皇帝 廟號 憲宗 葬

茂陵

乙酉成化元年正月 詔釋戎邊陳循江淵俞士悅等還

鄉王文之子宗彝于謙之子冕謙之婿朱驥等並放還

仍給還家產冕自龍門所即上疏訟父謙之冤 上閱

之追復謙故秩遣行人馬璇往祭其墓復冕世襲于戶

冕後奏換文階累官至應天府尹

按王宗彝後第進士官至尚書亦 奏雪其父文之冤復官賜贈謚焉

召王竑為兵部尚書李秉為左都御史先是兵部及左

都缺給事中張寧等欲上疏乞起秉為兵部竑掌都察

院恐左右有間密以奏章請教于內閣李賢且求調護

賢視章哂之謂寧曰薦人但當言其可用若預擬某官

於事體得無碍乎寧深服之乃退而易草以進翌日

御批竑為兵部秉掌院事

二月行耕籍田禮田在山川壇之南 上是日率百官

祀先農畢釋祭服秉耒三推戶部尚書馬昂捧青箱後

隨京府耆老二人馭牛二人曲躬按犁轅教坊樂工執

綵旗夾隴謳歌一唱百和颺旗而行 上秉耒三往三

此老景泰  
間諫官第  
二寧浙江  
海寧人此  
等議論斷  
不入于佞  
佛之耳

返如儀既畢乃坐觀三公九卿助耕公五推卿九推各  
用耆老一人傍犁而行耕推畢教坊向前呈應用田家  
典故觀畢賜宴而回○時 皇太后壽誕建設齋醮禮  
部尚書姚夔歛會大臣收買炷香相率詣寺觀行禮祈  
福給事中張寧上言 皇上表揚孝心慰悅 聖慈無  
所不用其極人臣當和衷敬德仰贊 聖孝以綏懿祉  
釋老不當崇奉辦香非可所祝行之祗壞風俗傷名教  
不報

張寧為給事中遇事敢言章日數上每有大議 景  
帝必問張給事中云何 英廟復位尤所眷注 嘗  
召寧議事每對廷臣稱真給事中晚年欲大用之會  
宴 駕不果出為知府太監單苞素重之邀與相結

尚書姚夔諸公亦勸其  
行卒不往其介如此

天雨黑黍于襄陽地震屋宇搖動轟轟有聲○彗星見  
西北長三丈餘三閱月乃沒○擢河南府布政使王恕  
為右副都御史撫治南陽請府恕知揚州有惠政屢辨  
疑獄歲飢發廩不俟報民刊石頌德滿九載超遷江西  
右布政使改河南擢今職○兩廣蠻寇作亂命都督僉  
事趙輔為征夷將軍總兵討之起韓雍為左僉都御史  
贊理征夷軍務廣西大寇 蠻賊侯大狗亂甚蔓延廣  
東雷廉高肇韶州諸地方所至殘破朝議大發兵往征  
時兵部尚書王竑薦二人素有才畧可任大事闔外之

天藤峽蠻  
作亂

得得其人

事一以任雍

三月 上幸太學行釋奠先師禮

直道不合于時正士不究其用可惜

文達賢相也亦為慎忌報復之事乎

四月以都給事張寧為汀州府知府修撰岳正為興化府知府先是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彈劾內閣李賢不職獲罪俱遠謫寧會六科申救忤賢復有忌岳正者偽為正劾賢疏草賢亦銜之會兵部清黃官缺尚書王竑借部院大臣合薦寧堪任僉都正堪任兵部侍郎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各陞知府時論譁然為之不平後正得補知興化府尋厭吏職引疾致仕卒于家先是有自京師來者傳天語下甘肅曰岳正倒好只是大膽或以賀

正正彙括其辭題于寫真之像贊曰岳正雖然好只是大膽惟帝念哉必當有感如或救汝再敢不敢臣聞古人之言蓋將之灰而靡憾也

潘流清處之青田人與岳季方同游太學相友善潘流清未仕卒其子辰幼孤流落京師岳季方過陳內翰見其友季思試季方愕視久之云是吾故友潘流清應真也翌日延試命工寫真以予辰曰此汝父遺容命拜之辰不識持歸示其母其母涕泣藏焉此亦衣冠中一異事

劉千斤作亂

襄陽流民劉千斤聚襄鄧山中萬人作亂錦衣衛千戶王英奉使河南憂之疏言宜選良吏賑恤漸圖所以散遣之策願占籍者聽盜礦者宜絕禁民交通勢自不可久不報後副使鄧本端追訟英之先見謂一言可當十萬



比于茂陵  
徐福

之師比于茂陵徐福

五月兵部尚書王竑乞致仕許之竑薦岳正張寧忤當事意內批出二人知外郡竑遂以疾辭歸

竑河州人性剛毅少豪儁尚氣槩義所當為奮往直前生長西郵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不平者輒為扼腕自廷擊馬順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日此捶馬順者竑名自是滿天下家居二十餘年至成化未方卒  
謚莊毅

秋虜寇延綏巡撫陝西都御史項忠寧遠伯任瑋與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合兵禦之虜戰敗引去

十二月改庶吉士許禮觀政刑部正統以來庶吉士典學士官二員于玉河橋翰林公署教習與祖宗時文

上不以儲才蓄德為教而下亦以故事應之人才何由造就

華堂文淵閣舊規不同惟撥給燈油筆墨及酒飯等項耳內閣按月考試詩文以為去留之地多稱病不往將及三年則紛求解館不復以進修為事至是庶吉士入內閣請解館李賢曰賢輩教養未久奈何遽欲入仕許禮抗聲曰今日比未樂時何等教養且老先生從何處教養來賢稍責之則曰吾輩教習雖例該三年已燒却一年矣謂癸未春闈災故也賢怒甚明日請旨各授職罷禮觀政刑部尋授南京刑部主事

弘治中學士李東陽程敏政之教庶吉士至院閱會簿悉注病假而去乃賦一絕云迴廊寂寂鎖齋居白日都消病曆餘竊食大官無寸補綠陰亭上勸醫書嗚呼天下事玩愒廢弛權輿之弊豈獨此

此陝西土  
兵之始即  
寓兵于農  
之意

軍無遠戍  
之勞官無  
養兵之費  
行之數年  
可使兵強  
而財富

丙戌成化二年延綏守臣僉都御史盧祥等言營堡兵  
少而延安慶陽府州縣邊民多驍勇習見胡虜敢為戰  
鬪若選作上兵練習調用必能奮力各護其家有不待  
驅使者兵部奏請勅御史往會官點選編成什伍號為  
土兵原點民壯亦改此名行以優恤之法時得丁壯正  
千餘名委官訓練聽調

盧祥廣東東莞人在延綏三年嚴武備肅  
紀綱明賞罰毛里孩連年入寇皆却之

二月大學士李賢丁父憂詔奪情起復賢乞終制不許  
命太監林興護送還鄉視墓○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  
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學士萬安為考試官取章懋

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羅倫程敏政陸簡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時廷試吏部尚書王恕以程敏政卷字畫精楷擢為第  
一李賢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為首生平嗜學好古  
篤志尚行廷對之策縷縷萬言中引程正公言人主一  
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  
欲截去下句羅不從直聲震于時遂奏名第一○太監  
劉永成以軍功議封為伯彭時力爭之或曰中官古有  
封侯王者時曰此豈盛世事邪 祖宗成憲具在誰敢  
違之事遂寢○江淮旱人相食命右副都御史林聰往

如此宰相  
方有擔當

兩廣平

合則力完  
分則勢薄  
襄毅所主  
獨得其要

皇明法傳卷二十一  
賑撫聰奏借江南糧及支運糧儲數十萬給民食且與  
之種○都督趙輔僉都御史韓雍等討廣西蠻寇大破  
之兩廣地方悉平先是輔等受命會同監督軍務太監  
盧永陳瑄遊擊將軍和勇率大軍至南京衆議欲分江  
西軍及達官從擊由庾嶺入廣東大軍則從湖廣入  
廣西以賊在廣東宜逐之在廣西宜困之雍奮曰不然  
古仗鉞臨戎制閩外謂利國家得專之也夫兵有合爲  
正分爲奇者二廣地鮮完郡大藤峽爲賊本根諸軍不  
先得其本迺分兵以趨末分兵勢弱趨末難盡苟全師  
至彼南可以攻大藤援高麻雷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

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勢若常山蛇首尾互應彼  
分而拒我聚而攻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茲行也必勝  
我奪之矣遂行會趙輔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於是督  
大兵分道進擊賊剗修仁荔浦抵大藤峽道有儒生里  
老數十餘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  
遇天兵得生爲良民荷甚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  
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亦疑何乃殺良民哉旣  
縛而袂中利刃出迺知問也悉斷頸散手足剗腸胃分  
挂菁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口韓公天威也賊悉力  
拒我復分兵撓我俱不支覆其巢穴其中盤亘數百里

國初第威  
之使不出

未有揚其  
巢而破之  
者

為將第一  
要領

狄青以番  
落騎兵破  
儂智高襄  
毅亦即此  
意益用我  
長以破其  
逆兵家之  
要策也

先是大臣  
遭喪奪情  
者比比天  
順中給事  
喬毅奏革  
始著為令  
後雖間有  
無復前時  
之濫則羅  
公一疏之  
力也

山間險阻有崖名九層樓尤為峻險官軍直抵其上磨  
崖紀歲月而還遂易峽名斷藤以志武功乃遣將四出  
雷廉高肇諸寇以次削平自此蠻夷畏懼兩廣浸安雍  
等之力也雍性剛果主斷無疑賞罰明信號令嚴肅故  
兵出有功

韓雍征蠻奏調達官達軍千餘名專命都督僉事一  
員領之兩廣徭徭出入山林利用鏢鎗牌刀諸短兵  
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勝賊畏之乃奏留調撥  
自給廩餼下程柴薪予冬夏衣帽子孫亦許承襲分  
撥兩廣省城及雷廉神電各衛安插官給營房伴當  
田租至今其遺種聚處不無獷悍難馴之患亦在乎  
有司者善駕  
馭之而已

論平蠻功封趙輔武靖伯擢韓雍左副都御史提督兩

廣軍務兼理巡撫仍廕一子錦衣衛所鎮撫餘陞賞有  
差

五月李賢還京復上疏乞終喪不允遂復入閣視事○

謫修撰羅倫為福建市舶司副提舉時倫上疏請許李

賢終制歷陳古今起復之非反覆數千言辭甚切直倫

復詣賢私第告以不可賢怒力辭內批降倫提舉御史

陳選等交章乞留不報編修尹直引文彥博待唐介故

事請賢留倫賢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倫

雖貶士論益榮之○陞廣東新會丞陶魯為知縣尋陞

同知按察司副使右布政魯父成為按察副使從擊賊

兵敗成之。主上旌成事者，贈官錄一子入冑監。魯補焉。二十授廣東新會丞。魯機明內蘊而神觀不足，或從令尉列見上官，獨昏睡。雖督榜不恤也。大藤峽諸賊亂，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懼悚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謾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為某賊邪？雍曰：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搯阻自衛，非大兵不可。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若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葛爾邑不能理，乃言

直任不辭  
不負自許

擊賊。若妄言當答，魯不拜，抗言曰：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我也。蔣琬龐統廢邑事矣。後乃為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為多也。兵貴精，請擇。雍曰：任若為之。魯乃標式約曰：

三字武經

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為別將，自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筭。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于三百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雍大稱賞，言

鎮守官榜  
標印縣其  
康勢回可  
畏也

于朝擢爲令累功進同知肇慶府事按察僉事副使進  
左右布政使錄其後爲錦衣千戶魯前後任廣東所殺  
及降者二萬七千餘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不及遇卽  
叩首乞爲良民得無死幸甚然此三百人耳服其心累  
用不躓語有之一夫決萬夫避況三百人乎○鎮守廣  
西左府都督過興召還道經湖廣祈陽縣怒知縣李翰  
接應夫船不時令子得隆率部卒拽翰及其子釗傍接  
俱死興亦以疾卒于途翰妻入懇于朝事下法司得隆  
伏罪得隆母擊登聞鼓稱冤上以其妄懇命卽誅之  
十二月丙子曉刻金星犯鍵閉星○襄陽賊首劉千斤

平

僭號于南漳命武寧伯朱永尚書白圭督兵討平之時  
千斤以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等爲羽翼每  
戰輒勝遂僭稱帝號勢甚猖獗事聞命永爲平虜將軍  
總兩京及諸路兵討之以圭提督軍務至南漳湖廣總  
兵都督李震帥士兵來會永有疾圭督震分道進攻一  
鼓摧其前鋒賊退保寨柵官軍乘勝攻破之擒千斤并  
苗龍等劉長子石和尚脫走深入巖穴已而永痊領兵  
破其巢穴斬首九百餘級指揮張英招降劉長子誘執  
石和尚出詣軍前賊遂潰敗又戰于古路山斬首萬餘  
級獲賊將劉聰等百餘人而還旣而諸將爭功忌張英

諧于大將謂英多獲賊賄極殺之班師論功永進封侯  
震封興寧伯加圭太子太保

秋北虜毛里孩大寇延慶等處都御史項忠盧祥與彭  
武伯楊信嚴兵禦之虜引去時虜住牧河套秋冬則舉  
衆爲寇春夏則潛退套中歲以爲常遠近軍民大被搶  
掠阿羅出復勾引小王子滿都魯及能思蘭聚衆益爲  
邊患 朝廷添調京營及大同宣府寧夏甘涼陝西護  
衛軍馬數萬頒給銀兩起倩陝西山西河南軍民或借  
運或借撥或糴買或預徵或開中或採打多方整理糧  
草軍民困苦不可勝言

十二月大學士李賢卒贈太師謚文達

賢相

國朝自三楊後得君之專者無如李文達時召入文  
淵有所咨詢言無不從隨事救正但其怒張寧而擠  
之出憾羅倫而貶之外于休休有容之度何如况赴  
闕五六月纔入閣而便告終何如在家守制終不失  
令名也

命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劉定之入閣參預機務○延

綏紀功兵部郎中楊璩奏延綏慶陽二境東接偏頭關

西至寧夏花馬池相去二千餘里營堡迂疎兵備稀少

以致河套達賊屢爲邊患近有百戶朱長年七十餘自

幼熟游河套親與臣言套內地廣田腴亦有鹽池海子

葭州等民多出墩外種食正統間有寧夏副總兵黃鑑

欲于偏頭關東勝關黃河西岸其名一顆樹起至榆溝  
速迷都六鎮沙河海子山欠石腦兒沙河海子回回基  
紅鹽池百眼井甜水井黃沙溝至寧夏黑山人馬營等  
處其立十三城堡七十三鑿臺東西七百餘里實與偏  
頭關寧夏相接惟隔一黃河耳當時議者以爲地土平  
漫難據已之後總兵官石亨又奏欲將延綏一路營堡  
移徙直道是雖不免暫勞一時軍民之力實爲萬世防  
邊之長策也。上日楊璠所奏移堡防邊甚其證據其  
言有理。兵部卽會官議處以聞。

皇明法傳錄卷之二十一終



